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一

邦計部

九

蠲復第三

唐德宗建中三年既誅李惟中下詔易定深趙常異節度觀察  
管內百姓除本道所用外者給復三年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在奉天行宮受朝賀畢大赦改元制其  
奉天昇為赤縣仍給復五年在城內者給復十年六月癸丑詔  
改梁州為興元府百姓給復一年己巳詔曰朕巡狩于南自春  
涉夏師旅啟會日費斯廣州閭扃軸歲計俱空東作妨時西成  
罕望雖僬俛從事人不告勞而愧悼積衷予實知咎昨者減其  
租稅優以復除庶乎有瘳沆用必息洎駕言旋軫念躬履畏途

絕垆索迴危棧綿亘時經途潦道路阻修工徒造舟縣人葺路  
長幼耆耄莫獲寧居而又齎荷糗糧共備頓舍涉于千里犒我  
六師居人露處而罔息宿麥過時而不獲覩此妨奪彌增感傷  
前所蠲除未足酬卹式敷惠澤以答大勞其興元府除先減放  
秋稅給復外更給復一年洋州除放秋稅外給復一年鳳州全  
放今年秋稅七月子車駕至鳳翔詔鳳翔府管內今年秋稅其  
去年已前逋欠宜放免辛卯大赦制京兆府百姓普恩外給  
復一年

貞元元年八月李懷光平詔河中府及同絳百姓並經陷賊生  
業廢棄興言軫念良用憫然宜各給復一年

二年四月李希烈平詔淮西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迭傷夷想茲  
凋殘實足哀愍除供當道軍用之外宜給復一年將士之中不  
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節度使刺史量給逃戶死戶田宅並借  
貸種糧優復終身使之存濟

三年十二月庚辰臘帝畋於新居幸野人趙光奇家問曰百姓  
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由陛下詔令  
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理而誅  
求者殆過之後又云和糴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取之始云  
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至於京西行營動過數百里車摧  
牛斃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悉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頻降  
優卹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知之也帝  
感異之因詔復除其家

四年正月一日大赦百姓逋欠一切放免九月詔曰興至化者務積於人故欲薄歛長國家者以義為利故使以時朕撫臨區夏宵旰忘勞苟可以助化濟人常思大小皆益近以中夏甫臨頗勤經費遂收諸道停減將士糧料用叶權宜言念疲眊重茲供億其貞元四年已徵到及在路者即依前送其在百姓腹內者並放免五年已後每年合收一百萬八十八貫石亦宜免放委本道觀察使各具當管州所放聞奏并曉示百姓初建中末國家多難諸道咸加詔將士赴國難兩稅外別徵資糧以給之及復京師悉罷歸農去歲宰相李泌請自貞元二年已後追收其資費納於戶部謂之諸道減將士錢乃遣度支負外郎元友直巡州府搜索之既而稅輸錢米百餘萬人刀殫竭殆不堪命使臣多懇訴帝濡然而悟特詔免之自是東南之眊復安其業六年閏四月旱詔京兆府諸縣田合徵夏稅者除水利地租外一切放免其迴種秋苗者亦不在收稅限

八年秋八月江淮荆湘陳宋至於河朔連有水災十二月詔惠下恤人先王之政典視年制用有國之常規故有出公粟以振困窮弛歲征以寬物力乃者諸道水災臨遣宣撫省覽條奏載懷憫惻其州縣府田苗損五六者免今年稅之半七已上者皆免委度支條以聞奏朕撫臨億兆思致和平理化未臻良增愧畏

十二年十月詔京兆府所奏奉先等八縣旱損秋苗一萬頃計予三萬六千二百石青苗錢一萬八千二百貫比緣春夏必兩

秋稼或傷頃畝雖則非多黎庶猶慮艱食况畿甸之內供應實煩須有優矜以寬疲瘵其所奏捐損特宜放免先是州府奏水旱損苗別差官檢覆多有異同之議又追集人戶煩擾州府至是帝知其弊故特允其奏朝野歡慶

十四年正月詔曰朕臨御兆人為之父母思底于道俾安其生然則邦計不可不供封隄且以集事而累絰水旱或有流庸積成逋懸寢以凋瘵每念於此惕然疚懷中宵以興思拯其弊將以憫其疾苦致於康寧豈可更擾疲人尚為徵歛宜引善貸以惠困窮其諸道州府應欠負貞元八年九年十年兩稅及權酒錢總五百六十萬七千餘貫在百姓腹內一切並免如已徵得在官者宜令所司具條疏聞奏於戲天生蒸人君為司牧百姓不足過實在予永思其艱載用祇畏宣示中外令知朕懷輿議以所欠錢物等多是浮寄編昨腹中各已逃移年月且久縱令所司徵納亦無從而致雖有所詔實無益於百姓矣

十八年二月免京兆府逋稅二萬二千貫七月蔡甲光三州言春大雨夏大旱詔其當道兩稅除當軍將士春冬衣賜及支用外合供上物已徵及在百姓腹內量放二年

二十年二月詔曰去夏迄秋頗愆時兩京畿諸縣稼穡不登朕用軫慮愧為其父母今宿麥不收其逋租宿貸六十五萬貫石宜蠲除之理化之本繁乎京師副朕憂人屬於長吏宜免務農桑各安生業以慰朕懷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天下百

姓欠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已前權酒及兩稅錢物諸色  
逋懸一物已上一切放免京畿諸縣應今年秋夏青苗錢並宜  
放免

六月庚申詔曰朕君臨寰海子育兆思欲阜其材求俾遂生殖  
然後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興康讓之風洽和平之理而比  
聞官司之內尚有逋懸每念黎蒸用深憂軫永言勤恤宜有蠲  
除其莊宅使從興元元年至貞元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已前畿  
內及諸州縣莊宅店鋪車坊園磴零池等所有百姓及諸色人  
應欠租課斛斗見錢絕絲草等共五十二萬餘並放免朕方與  
人休息致之富壽物有不得其所事有可利於人寤寐求思予  
無所愛宜加曉示令悉朕懷

憲宗永貞二年正月即位其月丁卯詔京畿諸縣今年青苗錢  
及權酒錢並宜放免地稅率予每年量放二斛外江淮荆襄等  
十州管內水旱所損四十七州減放米六十萬石秋稅錢六十  
萬貫

元和元年九月西川平十月詔西川百姓等久陷亮迷不免傷  
殘其兩稅錢等委本道觀察使量與矜減其東州州縣岐山南  
西道當兗徒焚剔之後王師攻取之辰發輓饋軍繕完補缺一  
日之費豈止千金三軍所資盡出百姓永惟勞弊朕所軫懷其  
東川元和二年上供錢物並放留州留使錢委觀察使量事矜  
減仍具數奏聞山南西道元和二年上供錢量放一丰  
二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天下應

有逋欠在百姓腹內者及京畿今年夏青苗錢並放免淮南江南去年已未水旱疾疫其租稅節級蠲放

是月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二月壬申制以浙江西道水旱相乘蠲放去年兩稅上供錢三十四萬餘貫

四月戊午朔庚申制以劔南西川所管新羅兵革蠲放去年兩稅權酒上供錢五十六萬餘貫今年者免其半七月辛卯蠲劔南西川常賦錢米貫石七十餘萬以平劉闢亂故也十月潤州將張子良等既擒逆賊李錡制曰每念疲昨又罹宵政而又迫於送命驅以饋軍攫歛則灌以滿卮傷殘則烈於猛火永言於

此如納諸隍宜申蠲貸之恩冀息呻吟之苦其潤州今年秋稅未徵納者一切放免其管內諸州如李錡作亂之後橫加徵剝委元素審加勘責具色目聞奏其權酒錢亦宜處置聞奏

四年正月詔元和三年諸道應遭水旱所損州府各放兩稅錢米等損四分以下者宜准此處分損四分已上者並准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敕文放免

六年二月甲午勅泗州二年水旱所損不虛其欠元和五年錢四千六百四十貫米三千一百石等宜並放免

四月丁亥浙江東道觀察使李遜奏當道台明溫婺四州貞元五年准詔權加官健一千五十八人今請停罷歸農其衣糧稅外所徵錢米並請蠲放從之又免鄂岳道逃戶錢十三萬五千

貫

十月戊寅制曰朕聞王者之收黎元也愛之如子視之如傷苟或風雨不時稼穡不稔則必除煩就簡借力重勞以圖便安以阜生業况邦畿之內百役所叢雖勤恤之令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廣重以經夏炎暎自秋霜霽南畝虧播植之功西成失豐登之望內乏口食外牽王徭豈惟轉饑之虞慮有餒殍之患斯蓋理道猶鬱和氣未通永言于茲良所咨歎宜加惠貸式示誠懷此者每令折糴本以便人為意今田穀所收其數既必必恐徵納之後種食不充其京兆府宜放今年所配折糴粟二十五萬石如百姓有粟情願折納即於時價外特加優饒與納仍令當處收貯委度支逐便支用今春貸百姓義倉斛斗屬歲早歉須議優矜宜令所司容至豐熟日徵填京兆府從元和五年已前諸縣租稅有逋懸錢物在百姓腹內者放免其百官職田數額甚廣近緣水潦道路不通計其般運脚價所費猶倍務令寬濟使其安存其破損外職田粟宜令逐近貯納仍委度支隨便支用其職田粟送城脚價亦宜放免百官今年本分職田粟據損數外宜令於太倉請受其草及水田租既緣城中無可迴給即宜據損數外准舊例令今年畿內田苗應早損處奏聞至今檢覆未定又屬霖雨所損轉多有妨農收慮致勞擾其諸縣勘覆有未畢處宜令所司據元訴狀便與破損不必更令檢覆其未經申訴者亦宜與類例處分朕以為理之本在乎安人咨爾尹京宰邑之臣實惟親人阜俗之寄必當詢其疾苦奉職詔條恤

隱為心無怠於事罔或循利以刻下吐剛而茹柔使閭井或安  
惇發復濟各勉忠效宜悉朕懷

閏十二月乙巳勅畿內百姓頃以秋稼早損農收不登言念疲  
黎每務矜恤乃者詔命既下各以加恩如聞村閭之間尚慮之  
食更宜優貸以惠吾人其粟及大豆除已徵納外見在百姓腹  
內者宜令全放青苗錢欠在百姓腹內者量放一半

七年二月庚寅制元和六年諸色稅草并職田草共一百一十  
五萬束並宜放免又有常賦錢穀蠲放之餘貧弊者多慮難輸  
入欲令寬息須有優矜其京兆府欠去年兩稅青苗等錢二萬  
一千八百貫欠秋稅雜斛斗及職田粟五萬三千三百碩並宜  
放免元和六年春賑貸京畿百姓義食粟二十四萬碩亦宜放

免

九年二月詔應京畿百姓所欠元和八年秋稅斛斗青苗錢稅  
草等在百姓腹內並宜放免

五月癸酉以京畿旱免今年夏稅大麥雜菽合十二萬碩並隨  
地青苗錢五萬貫

十年十月戊申罷四道兩稅

十一年四月己未制曰疆理宇內必先於京師惠綏四方亦始  
於中國蓋以千里之壤百役是資俾其不足吾孰與足頃自春  
及夏時澤未降恐失順成之道或生歉儉之災是以仰瞻昭回  
俯察田畝喜獲朝躋之潤方寬夕惕之憂思遂康寧盡蠲逋負  
其京畿百姓所有積欠元和九年十年兩稅及青苗并折穀折

納斛斗其稅草等除在官典所由腹內者並宜放免

七月景戌以淮西四面諸州隣賊乏食蠲放夏稅錢未有差

十二年七月甲子勅淮西四面州縣夏稅並宜放免

九月丁未詔免淮西四面之州秋稅

十月己卯淮西平甲申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仍委州縣長吏設法安撫

十三年正月一日赦書其度支元和二年已前諸道借便及懸欠錢物斛斗雜物當四百八十餘萬貫石端匹枚六斤兩等並放鹽鉄戶部諸監院應有欠負亦踈理減放

十四年五月乙酉勅京畿之內供億所叢雖年穀比登而人食尚寡俾其存濟實在優矜其京兆府及諸縣今年夏稅大麥等

共九萬四千六百九十四石並宜放免

七月乙丑帝御宣政殿冊尊踈禮畢大赦天下京圻今年秋稅青苗及權酒錢每貫量放四百文從元和五年至十年已前諸縣百姓欠負錢物斛斗等委京兆府踈理減放淮南浙江東道宣歙江南西道湖南福建山南東道荆南等九道今年秋稅錢合上供者每貫量與減放度支鐵鹽戶部應有逋懸並委本司踈理具可放數聞奏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樓降赦詔度支諸州府監院從貞元八年已後至元和十年已前共計欠錢一百一萬五千九百餘貫鹽錢使諸監院應欠元和十三年已前錢物除准前制踈理外共計一百八萬八千六百餘貫石等

戶部諸州府從建中三年以後至元和十三年已前應欠在州貧窮并遭水旱逃亡百姓腹內兼連接淮西河南賊界並燒劫散失及賑貸百姓錢物五十萬九百餘貫石等京兆府從元和五年已後至十三年已前應欠諸色錢物共四十一萬九千六百餘貫石東等州府監院百姓欠負但在官與所由腹內者一切放免內外百官食利錢一倍至五倍已上節級放免

四月勅京畿二十有二縣欠元和十四年京畿百司職田二十二萬九千一百石東貫等京畿百姓聞甚艱貧頃差般運軍糧今又脩營陵寢雖應緣役皆給價錢而累有牽召頗妨農畝豈可更徵懸欠重使憂愁其所欠並宜蠲免其合受納所欠職田或見在官班各請厚俸或近終考秩稍有餘資宜體朕懷以寬

人力

六月京兆府上言興平醴泉縣雹傷夏苗請免其租入

九月宋州奏雨水敗田稼六千頃請免今年租入並從之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禋禮畢大赦天下制度支益鐵戶部三司官吏所由欠負元和十三年已前諸色錢物斛斛委本司盡勘責如是入已侵欺准條處分如緣欠折難徵元保外無可納者宜並與踈理諸軍諸使亦准此處分兩稅外不得別有科率四月乙丑河南尹常貫之請以去年夏末至今年夏初供館驛外殘錢一萬三千五百八十貫草九萬五百八十束代百姓填元和十一年至十五年逋欠及今年夏稅從之

七月己酉冊尊躋禮畢大赦制京畿諸縣及度支益鐵戶部欠

負各踈理放免有差

二年八月既誅李介汴州平下詔其三州界內有兵馬所到縣百姓或被驚擾處宜於今年秋稅內三分量放一分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詔京畿諸縣應今年夏青苗錢並宜放免秋青苗錢並河南府夏青苗錢每貫放二百文其京兆府除所放青苗錢外更放錢五萬貫斛斗五萬石河南府除所放青苗錢外亦更量放三萬貫斛斗三萬貫

文宗大和元年春正月即位赦制京兆府今年夏稅青苗量放一半

八月詔三原縣百姓今年秋青苗錢並放免高陵縣量放一半二年十一月以棣州平詔應在境內百姓宜復一年

三年十一月庚子京兆上言奉先富平美原雲陽華原三原同官渭南等八縣早霜損田二千三百四十頃有詔蠲免

四年十二月京畿及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大水害田稼官出米賑給蠲免其田稼官租

五年十月丁卯京兆府上官奉先渭南縣今年夏風雹暴兩害田稼至是請蠲免其租可之壬午度支奏據此田部中唐扶鄧州內鄉行市黃潤兩場倉督鄧琬等元主掌貞元二年湖南江南運到糴米至浙川於荒野中權造因盛貯差鄧琬等交領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多年衰爛已成灰塵准度支牒徵元主掌所由從貞元二十年已後所由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經今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追孫及玄孫等四人

見枷禁奉勅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至多其鄧琬四人資產全以賣納繫禁動經三代死於獄中實傷和氣其鄧晟等四人勒責保放出仍委兩使都勸天下州府監院更有此類但禁經三年已上者一切與踈理各具事由聞奏

七年正月詔京兆府太和六年青苗權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放免京兆河中同華陝虢晉降等州府自太和六年秋稅已前諸色逋懸在百姓腹內悉放免

八年二月庚寅詔為政之要必在去煩厚下之恩莫先已債應度支戶部鹽鐵積欠錢物或因繫多年資產已盡或本身淪攷展轉難徵簿書之中虛有數多因圖圖之下常積滯寃言念于斯所當矜恤其度支戶部鹽鐵應有懸欠委本司具可徵放數條流聞奏不得容有奸濫京諸司使食利錢已納利計五部已上者本利並放其有難徵保人納利計兩倍已上者其本利亦並放免

九月丁卯詔淮江浙西等道仍歲水潦其田苗全損處全放其年青苗錢餘亦量議蠲減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御宣政殿朝賀禮畢詔其戶部度支鹽鐵應有諸色欠負太和五年已前者並放免京圻百姓兩稅已降凡一歲之內徵取者並百官職田並全放一年河中同州絳州去年早歉賦歛不登宜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

四月詔曰遠人征賦每歲徵輸言念辛苦暫為蠲免其安南今年秋稅悉宜放免委都護田旱集百姓曉示恐軍用闕絕宜賜

錢二萬貫以贖南觀察使今送兩稅供錢充用

二年三月壬申詔揚州楚州浙西管内諸郡如聞去年稍旱人  
罹其災豈可重困黎元更加誅歛爰布蠲除之令用叶極物之  
情宜委本道觀察使於兩稅戶內不及濟者量宜矜減今年夏  
稅錢每貫作分數蠲放分折速奏仍於上供及留州使額內相  
均落下務令蘇息

十月河南府上言今秋諸縣旱損并雹降傷稼諸蠲賦稅從之  
十一月甲戌戶部侍郎李珣奏廬州舒縣太平鄉百姓徐行周  
叔姪兄弟五代同居請免其同籍戶稅從之

十一月宣歙觀察使崔郾奏溧陽縣百姓陳珣請蠲復稅賦從  
之

三年正月詔淄青兗海鄆曹濮去秋蝗虫害傷偏甚其三道有  
去年上供錢及斛斗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免今年夏稅上供  
錢及斛斗亦宜全放

六月諸道征鎮各奏准詔停進奉以放貧下戶租稅

十一月以妖星見降詔京圻之內百役繁興欲其阜安切在優  
卹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勅賑貸諸縣百姓糧種粟八萬四千  
九百七十八石如聞數內半是義倉斛斗此乃救災之備豐年  
自合收填其餘有戶部管係者並且停徵以俟來歲畿內諸縣  
應有開成元年已前諸色逋欠並宜放免仍委度支與府司同  
檢勘聞奏如是官吏破用不在此限

武宗會昌六年二月壬申朔癸酉制天下州府耆老惇獨及殘

疾窮困交不存濟者今年夏稅並放免

懿宗咸通二年二月鄭滑節度使李福奏屬郡潁州去年夏大水雨沉丘汝陰潁上等縣平地水深一丈田稼屋宇淹沒皆盡乞蠲租稅從之

四年七月詔安南管内被蠻賊驅劫處本戶兩稅丁錢等量放二年候收復後別有指揮

僖宗廣明元年五月乙卯詔自廣明已前諸色稅賦宜令十分減四分其河中府太原府遭賊掠處亦宜准此

哀帝天祐元年八月即位二年四月德音脩奉園陵役費夫匠車牛宜令錄奏給復一年

梁末帝貞明六年四月己亥詔曰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以仁壽撫之以淳和而炎皇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逸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罔具存朕以耿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慎一日雖踰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召兩徵風蚩尤尚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不爨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師之苦况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南京已放免外應宋亳輝潁鄆齊棣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泌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

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鄆等七  
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庸使逐州各  
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  
澤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損於帳籍其有表私遠年債負生利過  
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兗州墻內自張守  
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  
復

龍德元年五月丙戌詔應欠貞明三年四年諸色殘稅欠五年  
六年夏秋殘稅並放

七月以陳州平

先是州刺史惠王友能判命張漢傑討之

勅開封府太康襄邑雍土

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輸納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詔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  
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九十者與免一子役州縣不得  
差徭其雲應邊陲山北八軍易定幽燕邊陲諸縣自鮮卑入寇  
仍歲躔災賸彼流人良堪興歎或乍未復業絕擬營農尚怯侵  
搔須加慰卹其稅率仍委長吏量與矜減凡有痛毒孤貧惸嫠  
鰥寡歷代皆關於教化自古共切於軫傷免致噢咻遍加惠養  
應有欠負不繫公私若曾重出利累經徵理填還不怠者並皆  
釋放

十月詔曰理國之道莫若安民觀課之規宜從薄賦庶遂息肩  
之願冀諧鼓腹之謠應諸道戶口並宜罷其差役各務營農所  
係殘欠賦稅及諸務懸欠積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汴州城

內自收復日已前並不在徵理之限應天下諸道自壬午十二月已前並收其兵戈蹂躪之地水旱災沴之鄉苗稼不登征賦宜減應今年經霜旱所損田苗處檢覆不虛據畝蠲免兼北京及河北先為妖祲未平配買征馬如有未請官本錢及買馬不迨者可並放免

二年二月詔曰水旱之鄉飢寒宜卹兵戈之地勞弊堪傷鄴都及河東又與師旅頗困生靈其近襄州縣又輦運徭役無時暫息應北京以北諸州川界及至新州幽州鎮定管界契丹侵掠井邑凋殘兼遼州沁州南界及安義北界澤州諸縣河陽向下至鄆濮齊隸已未邊河州縣數年兵革至甚凋殘自此並宜倍加撫安召令復業應人戶所輸稅租特與蠲減已從別勅處分

兼諸道州縣有經霜水旱之地所損田苗納稅不急懸欠處仰子細檢詳如不虛妄特與蠲放

五月勅治國之由安民是本如聞今歲麥田雖繁而結實不廣其四京諸道百姓於麥查地田種得秋苗並不徵稅

十一月中書奏天下州府今秋多有水潦處百姓所輸秋稅請特減加耗以慰貧民勅俟来年蠲免

三年二月甲子朔詔曰間者以皇綱中墜國步多艱率兵甲于兩河漲烟塵於千里憂勤二紀勞役萬端矧乃東京國號大名雄稱全魏昔惟廣晉今實興唐自朕南北舉軍高低叶力總六州之疆土供萬乘之征租有飛芻輓粟之勞有浚壘深溝之役賦重而民無嗟怨務繁而士竭忠勤致予掃盪氛霾平除偽逆

田所方難  
九廟復蒸嘗之薦兆人息塗炭之災靜想寅緣深所嘉歎昨者  
因追曩素載洽歌謠俱懸望幸之誠遂舉省方之典爰臨管界  
洎至都城對父老之歡呼睠懷斯契睹井田之凋廢臨馭曾慙  
得不特降優恩俾蘇舊地奠表寵綏之道免渝敦激之風應東  
京隨絲鹽錢每兩俱減放五十文逐年俵賣蚕鹽大鹽緝次冷  
鹽每斗與減五十文樂鹽與減三十文其小葉豆稅每畝長與  
減放三升都城內店宅園圃比年無稅項因偽命遂有配徵後  
來元將所徵物色添助軍人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  
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責與充本迴圍  
收市軍人衣賜其絲永與除放所有六街內空閑田地並許新  
歸業人戶逐便蓋舍居住與免差徭如是本主未來一任坊隣  
收佃庶令康泰俾表優恩

三月車駕自鄴幸澶州辛亥次於德勝頓立縣人王遇等一百  
五十人遮道訴曰臣等墳塚田園陛下數年列柵在內桑棗為  
寨木田園成溝壘十年在外去歲方歸帝憫然許復一年

四年正月壬戌制應同光三年經水災處有不追及逃移人戶  
差科夏秋兩稅及諸折配委官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  
內不得雜差遣壬午年已前百姓所欠秋夏殘稅及諸色課利  
錢物先有勅文悉已放免近聞或不遵守依前却有徵收仰下  
租庸司及諸道州府切准前勅處分其同光元年當戰伐之後  
是平盪之初人戶流離多未復業固於租賦須議矜蠲其諸色  
殘欠差稅及不移係官課利並與放免三蜀管內百姓除秋夏

兩稅及三司舊額錢物斛斗並隸定宗韜申奏減落徵收外所有無名配率急徵橫歛毒害生靈者更委本道新除節度使上後於管內一一檢勘細具聞奏當與放免

新刊用府元龜卷第四百九十一

新刊用府元龜卷第四百九十二

大天邦計部一十

蜀復第四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即位下制曰昨自魏汴至京大軍所歷戎馬騰踐麥苗下本州使檢量據所傷踐與蜀地稅諸色殘稅自今年四月一日已前並與放免如已徵入州縣者即據數納省若取官中迴圖錢立契取私債未曾納本州者不在此限其餘並不徵理

十一月癸未鎮州並盧文進所率歸業戶口奉詔放租稅三年仍每口給糧五斗訖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災欠秋夏

稅租並主持務局敗闕課剝並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夏  
稅並特與除放時安重誨既憐任園之禍恐人非之思市恩於衆以掩已過辛丑詔曰朕聞

后未其蘇動必從於人欲天監厥德靜且布於國思近者言幸

浚郊暫離洛邑蓋逢歲稔共樂時康不謂姦臣遽彰逆狀為厲

之階既甚覆宗之禍自貽俾我主靈邁茲紛擾永言軫惻無輟

竊興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汴州城內百姓既驚經

劫須議優饒宜放二年屋稅兼公私債負如是在城迴圖錢物

及公私質庫除點檢見在外實經文士散失者不計年月遠近

並宜蠲放應有年八十已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丁差役

夫天災流行時兩憊元既閔地分宜減國租今歲岐華登萊自

夏稍旱須加軫念以示優恩四州所管百姓宜令長吏切加安

卹其所旱損田苗宜令檢行詣實申奏與蠲減稅租仍不得輒

有差徭科配

四年正月勅會計之司租賦為本州縣之職徵科是常儻不切

整齊必漸滋僥倖今聆舉奏果有逋懸非朝廷之立法不嚴蓋

官吏之慢公頗甚緣當儉歲未欲加刑宜顯示於新條責永除

於積弊其天成元年應欠秋稅特與據數放免

三月勅王都負固命將除亮攻伐之勞朕所常憫搬運之苦朕

實備知近日收城方期罷役宜加矜卹偏示優饒其鄴都幽鎮

滄邢易定等州管內百姓除正稅外免諸色差配庶令生聚並

獲舒蘇

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畢詔天成四年十二月終已前諸道州府

人戶應有殘欠稅物蠶鹽之乾權濕權既係積年之欠俄逢作  
解之恩並與放免諸州府營田戶部院應欠租課房店利潤逃  
移人戶死損牛畜或先遭剽劫及水滂處欠負斛斗無可徵填  
已收納到家產財物其餘所欠並與蠲除所在倉場積年損爛  
使臣盤覆欠折尤多其主持專知官等據通收到產業物色外  
亦與放免應諸道商稅課利撲斷錢額去處除納外年多蹙欠  
枷禁徵收既無抵當並可放免諸道採造材木欠數定州材木  
錢及闕鄉船務遺火所燒所司累行催促無可徵填亦與放免  
先南北面軍前倉場主持損爛欠折及江河轉運拋欠舟船並  
斛斗菱稈錢諸鎮欠必過軍淮備糧草等據主持人見在家業  
並勒收納外除放所欠天成元年二年諸州般納到上供到庫  
秤盤積欠物色并曾遭兵火燒劫及耀州前後身死刺史界分  
欠省庫錢物却勒州司官吏陪填者並持放免天成二年終諸  
色人於西川省庫內借過錢并省司先老人收買羊馬欠折死  
損無可填還及天成二年終已前諸道銀銅鐵冶鉛錫水銀坑  
窟應欠課利兼木炭農具等場欠負亦與放免河陽管內人每  
畝上舊徵橋道錢五文今後並放不徵諸道州府人戶每畝上  
元徵麩錢五文今特放二文祇徵三文  
三年五月襄州奏水高二丈壞城欲盡乞蠲人戶麥稅從之  
十年庚戌襄州奏漢江暴溢廬舍田稼並盡無可徵稅諸特免  
從之

四年三月辛丑勅叛黨未平難輟轉輸之役流民既復必資安

集之謀朕應天順人端居靜治若涉大水如履薄水翼翼乾乾  
懼不尅荷所賴文武宣力天道降祥兩順風調政寬事簡雖四  
夷一主遠殊真觀之朝而丰粟十錢近比開元之代無何董璋  
構亂蜀郡纏災萬方共樂於太平一境獨嗟於多事遂致數年  
動衆千里勞民奔馳秦鳳之郊委頓岷峨之路蓋彼樂禍非我  
願為今則逆順分明車書混一陸梁之黨已歸菹醢之刑渙汗  
之恩宜及瘡痍之俗示以歸還之路慰其懷戀之誠應奏岐  
涇寧慶邠同興元京兆等州府所欠長興元年二年夏秋稅賦  
諸色錢物及營田戶部庄宅務課利等物並放如聞州使廉察  
自前改降勅書稍開除放頗淹行遣轉急徵催物已輸官人方  
見榜厚利實歸於州縣鴻恩虛及於生靈而况一戶逃移一村搔  
擾殘欠之物蓋藏於形勢腹中披訴之詞指注於逃士脚下朝  
廷比哀貧戶州縣轉啟俸門欲峻條詭宜先曉喻今後勅到盡  
將曉諭所管仍勤要路粉壁曉示如勅未到時已徵到物色據  
數附帳不得隱落如有人陳告以枉法贓論勅到並須半月內  
施行除放訖奏聞

八月戊申受尊號畢大赦制長興三年正月一日已前諸道兩  
稅殘欠物色並宜除放或有先曾經災沴處逃戶却歸業者除  
見徵正稅外不得諸雜科徭應係省司場稅倉庫今日已前諸  
色敗闕人等據其所有錢物家業盡底收納已上所欠并敗闕  
人等並放

九月勅曰朕自恭臨萬國惠撫兆民遵上古清靜之規削近代

繫苛之政兩稅之外別無徵歛之名八年之間繼有豐穰之瑞  
覩流亡之漸復謂富庶之可期爰自今秋偶憊時兩郡縣累陳  
於災沴閔梁亦奏於此移良由朕刑政或差感通不至責躬罪  
已靡忘於懷特議優矜庶令安集據河中同華耀陝青齊淄降  
萊等州各申災旱損田處已令本道判官檢行不取額定頃畝  
如保內人戶逃沒不得均攤抵納本戶租稅其稅子如闕本色  
許納諸雜斛斗蜀黍元每斗折粟八升今許納本色稗子特與  
免租前件遭旱州府據檢到見苗仍恐輸官不迨今祇徵一半  
稅物仍許於便近州府送納其餘一半放至來年其逃移戶田  
產仰村鄰看守不得殘毀必在方岳群后州縣庶官各體憂勤  
共相勉厲明詳獄訟恭守詔條上蒼天災必忘於戒懼下除民  
瘼必務於撫綏當共卹於疲羸勿自安於逸樂

末帝清奉元年四月詔蠲放長興四年十二月已前天下所欠  
殘稅

七月庚午詔曰朕嘗領藩條屢親政事每於求理務在卹民况  
今子育萬方君臨四海日慎一日思漸致於小康雖休勿休冀  
終成於大化得不察生靈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俾蠲積弊之  
原庶廣惟新之澤省三司始奏自長興元年至四年十二月已  
前諸道及戶部營田逋租三十六萬八千六百七十二端匹數  
貫斤量或頻經水旱或併值轉輸悉至困窮蹙成逋欠加以連  
年災沴比戶流亡殘租空係於簿書計數莫資於經費蓋州縣  
不公之使鄉閭無識之夫乘便欺官多端隱稅三司使患其僥

倖徧欲推尋朕閱彼烝黎慮成淹滯示体物憂民之旨徵條瑕  
盪垢之文特議含容且期均濟應自長興四年已前三京諸道  
及營田委三司使各下諸州府除已納外並放應有逃戶除曾  
經釐革外所有役未逃移者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速下本部徧  
令招撫歸業除放八月後至五年八月並得歸業所有房親鄰  
近佃射桑田不得輒有占據如有越國程固不收認其所徵租  
稅却從清泰元年四月後委三司重行釐革別議施行舉賞罰  
之明條立徵催之年限不得更欠租稅致啟倖門勉懷成務之  
勤以副處繁之選有要行事件三司畫一聞奏仍報中書門下  
不得漏落

十月癸未詔河中居民屋稅蠲除其半丙午又詔振武新州河  
東西北邊經契丹蹂踐處放免三年兩稅差配時契丹初退故  
也

十一月乙未蔚州言州界經契丹蹂踐處乞蠲除差稅從之丁  
未又詔曰朕猥將寡昧受嗣宗祧草木蟲魚思引於覆育蠻夷  
戎狄固切於綏懷賸彼契丹孤我恩信忽驅族類擾亂邊陲殺  
害生靈窺窬保障唯貨財是視唯殘賊是行逞雷肆亮莫甚於  
此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今則上將臨邊衆軍大集計  
日必成於盪定望風以報於奔逃雖料彼戎夷他日終期於涖  
醢而顧予生聚此時方挹於瘡痍或骨肉分離或丘園荒廢凝  
旒載想過在朕躬將却復於阜繁宜特行於邨隱應振武新州  
河東西北邊經蕃戎蹂踐處百姓兩稅差配令日後並放三年

冊府元龜  
宜令逐處長吏分明曉諭其人戶陷蕃者宜令設法招尋各令  
歸復稱朕意為

二年七月滄州言續逃亡戶八百五十九詔魏府於稅率內蠲  
減旱故也

九月詔蠲除許州去年殘租稅

十月詔河中居民屋稅蠲除其半

晉高祖以後唐末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即位制曰昨以  
寇戎又在郊境頗傷禾稼宜減賦稅應近京圻五十里內委逐  
處令長檢覆當與免今秋租稅差科

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詔曰昨者舉義之地稱師之邦必蹂  
踐於川原要矜蠲於輿賦其河東管內諸縣稅租自今年秋及  
來年夏稅各與減放一半警蹕經過之地莖辛雖崇藩漢雜處  
之兵禁暴難備既頒渥澤湏示優矜昨大軍兵士自河東以至  
京畿沿路蹂踐之處宜委逐處長吏公當檢覆據頃畝特與蠲  
放今年秋稅一半

一年四月丁亥詔曰凡闕布澤務在及民宜加軫憫之恩俾遂  
蘇舒之望天福元年以前諸道州府應係殘欠租稅並宜除放  
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宜令自清泰元年終已前所  
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並與除放或水旱為災蟲螟作沴儻  
無軫恤何致阜豐朕昨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傍見有蟲食及  
早損桑麥處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稅河陽管內酒戶  
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額麵錢

冊府元龜  
並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並與指揮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甲午勅自為清泰元年終已前場園官所欠係省錢物據盡底通納到物業外四月五日恩並除放其人任穩便不計省司及外蕃府永不得錄任

五月勅應洛京及魏府管內所徵今年夏苗稅物等朕自臨御寰瀛躬親庶政靜惟師古動欲便民顧物力方虛每牽經費而田疇微損亦欲矜蠲朕見洛京內麥苗今春稍似旱損尋睹魏府奏報境內亦有微傷詎聊示於優饒冀克諧於通濟比欲差官就檢又恐生事擾人其洛京魏府管內所有旱損夏苗縣分特與五分中減放一分苗子其餘四分仍許將諸色斛斗依倉式例與折納所期溼澤以及衆多報告人戶各令悉知

八月乙巳敕制魏府管界內今年夏稅近指揮祇徵五分今以放駐兵師不無勞役宜並蠲放

三年八月癸未定州奏境內旱民多流散詔曰朕自臨寰宇每念生民務切撫綏期於富庶屬干戈之未戢慮徭役之或煩惟彼中山偶經夏旱因茲疾苦遽至流移達我所聞深懷憫惻應定州所奏軍前夫役逃戶夏稅並放已丑戶部奏河中府同州絳州等相次上訴為管界災旱逃却人戶勅朕奄有四方尊為萬乘所務誕敷教化普濟黎元蓋全師上討於妖氛而比戶未臻於富庶仍聞閭輔偏屬旱災致使鄉村多有逃竄達我聞听深用憫傷宜加矜卹之恩俾遂歸還之計應三處逃移人戶下所欠累年殘稅并今年夏稅差科及麥苗子訟徵諸色錢物等

並放其逃戶下秋苗據見檢到數不計是元額及出額項畝並放一半仰觀察使散行曉諭專切招攜應歸業人戶仍指揮逐縣切加安撫勉施惠養副我憂勤

九月詔以魏府范延光出降其府減四面人戶三十里內與放二年秋夏租稅三十里外委逐縣令依專切點檢如實曾經斫伐桑柘毀拆屋舍者分析申奏盡與蠲放租稅

十月戊戌赦赦侵官濶已爾其有諸督責暴徵我所不忍應係欠省司課利場院官等依宜近行宣命期限磨勘徵督內有送納所欠錢物得足者其違限愆罪特放如有沒納本人及保人家業盡底外尚欠錢物更無抵當者其所欠並與蠲放其逐人罪犯特從減等其去年降宣命月日後來欠負者不在此限昨

以水旱為軫什一未均冀便蒸藜因令檢覆未明公法或彰隱漏之愆爰念小民宜示矜寬之典近令檢田有隱漏合當罪犯者並放所有合罰令倍納租稅者特放並令却依實項畝輸納貨泉所聚徵督必行况係省之逋懸宜應期之供辦但以兵戈之後帳籍空存已行蠲減之恩嘗優未普再示優饒之命式表推恩天福元年應經兵火處州府諸色場院因茲失陷錢物等先曾指揮蠲放一半者令並全放未曾經減放者今與蠲放一半天災或降地分所招攜老幼以流離棄田園而蕪沒深懷惻憫宜示招安蒲同普降滑漢魏府鎮定等州人戶或經亢旱或屬兵戈逃移人戶等應逐戶所欠今年已前諸雜稅物並特除放宜令州縣曉示招攜如有復業者仍放一年秋夏稅二年諸

雜差徭爰自攻圍每多徭役或因兵死尚有戶存言念傷痍屢  
宜優卹應差赴魏府城下人夫內有傷中身死者除已支孝贈  
外特放戶下三年諸雜差役又項因借率猶有逋懸方務優饒  
豈宜徵督先率借洛京倉錢其所欠並放又諸道州府營田戶  
部院務省莊等天福元年秋夏租課錢帛斛斗諸雜色物等除  
已納外應有逋懸欠並與蠲放

五年正月丁卯朔帝受朝於崇元殿降制曰朕自勉副群心恭  
臨大寶承歷代荒迭之後屬前朝喪亂之餘每務綏和漸期富  
庶尋以東遷梁苑北定鄴都國力既虛軍資甚廣所司以供億  
為念督責是專常思凋弊之民倍軫焦勞之意今戎事漸簡農  
時歆興將導達於休和用頒宣於渥澤宜蠲宿負以惠黎元應

天福元年終已前公私債欠切除放

七年二月癸酉詔曰朕自臨天下每念民間御一衣思蠶積之  
勞對一食想耕耘之苦而况職官俸祿師旅資糧凡所贍供悉  
由黔庶得不救其疾苦矧彼災傷徵宿慮流移者不歸均殘租  
恐貧飢者漸困今春膏雨繼降農作方興宜示渥恩俾蘇疲瘵  
天福二年四年下秋租稅一切除放

八月己亥車駕幸鄴壬寅制曰歲因災沴民用艱辛又係逋懸  
宜示蠲免應欠天福五年終已前夏秋租稅并泐徵諸物及營  
田租課並與除放應泐路有道傍稍損却田苗處其合納苗子  
及泐徵賤物等據畝數並與除放主掌曠敗錢物逋懸宜示矜  
容聊加蠲免應天福三年終已前諸色場院官欠員官中錢物

人等累經徵理通勘實無錢物家業者並於除放其人免罪任  
從逐便不得再任使無黨無偏徇至公之道去泰去甚誠求利  
之心私下債負徵利已及一倍者並於除放如是主持者不在  
此限邊陲管界蕃部經由言念疲羸良深軫卹欣代蔚并鎮州  
管限內有經蕃部踐踏却苗稼者其合納苗子必徵錢物等據  
項畝與除放其經燒斃舍屋殺傷人命者據戶下合徵苗稅並  
與除放

必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即位敕制蟲蝗作沴苗稼重傷特示矜  
蠲俾令蘇息應諸道州府經蝗蟲傷食苗稼者並據所損頃畝  
與蠲放賦稅

八月詔曰叛逆之臣必行於討伐凋傷之俗宜示於撫綏一昨  
逆賊安從進不戒滿盈輒謀違背占據城壘嘗害人民元亮已  
就於嚴誅此屋宜加於霈澤俾令蘇息用示沴傷應在城人戶  
除已行賑貸外特放今年秋來年夏城內物業並租稅其城外  
下營寨處或有所伐却桑柘及毀拆却舍屋處特與除放今年  
來年二月合係租稅其管內諸縣人戶等被安從進數年誅剝  
多是貧寒應天福七年夏稅已前諸色殘欠及必徵錢物並公  
私債負等並與除放

九月又詔襄州城內人戶今年秋來年夏屋稅其城外下營處  
與放二年租稅應被安從進脅從者一切不問

十一月宣所司廣晉州至洛京汭路應露駕經過處州縣分蝗  
蟲食外秋稅已納外放一半

八年二月河中府奏逃戶七千七百五十九勅諸道應欠天福七年夏稅並與除放秋稅放一半其餘一半候到蠶麥納逃戶與放一半差徭却令歸業是歲天下飢河南穀價暴加人多餓殍故有此除放

十月遣殿直四人齎詔勅西道示諭除放是歲殘欠稅物

開運元年七月辛未詔魏博具翼滄景德等州經虜騎剽攘者於今年秋稅其餘經過之地亦量與矜蠲

閏十二月詔以平清州楊先遠應王師攻討逆賊下寨之處所有田苗桑棗應遭蹂踐砍伐宜令官吏子細通檢除今年欠苗外來年夏稅並與權放一半其青州三十里內更免今年秋夏殘租應青州管内及鄆齊棣兗沂密等州諸縣人戶自討伐以

耒科配頻併其今年夏麥殘欠并沿徵錢物並與除放其城內屋稅特放一年應洞子頭及城下夫役有遭矢石致死者宜令逐處長吏子細看會與放二年徭役

二年五月丙申朔詔曰自今年契丹犯境以來有人戶實經虜殺者其夏稅十分已令減放二分苗子并沿徵錢物今更特減一分其正稅錢物亦與十分內減放二分場院積弊官吏寬致課額之逋懸勞朝廷之徵督久淹刑獄深軫予懷爰示優容之俾今除放其安邑解縣兩池前權監使王居敏王景遇界分見禁般鹽欠折軍將兩界逋懸累年禁繫宜令三司各詳逐人所欠如有家業錢物填納者可與盡底據數納官餘欠並放如有欠負錢物內今無家業錢物填納者所欠特放河中府雍同華

陝虢等州管界內人戶有欠王居敏王景遇般鹽腳價者並特  
放  
三年九月宣開封府霖雨不止宜令放京城內外人戶一月房  
錢  
漢高祖以晉天福十二年五月自進陽趨東京至趙城洪洞百  
姓以駱從卽不順皆藏匿山谷所在灰燼有遺堵焉及帝經途  
減相潔來詣行輿呼萬歲者響震川陸帝哀之咸與蠲其租調  
至開運四年二月卽位於晉陽六月詔應天福十一年已前諸  
州府應係殘欠租稅並特除放又曰東西兩京一百里內今年  
夏稅其公徵諸色並與蠲放其一百里外曾有契冊蹂踐處其今  
年夏稅大小麥苗子公徵物色各放一半其京城內今年屋稅  
與減放一半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詔鄴城四面人戶三十里內所有天福十  
二年稅賦并公徵一物已上並可特放

隱帝以其年二月辛巳卽位已巳詔應天福十二年終已前殘  
欠秋夏稅賦及和糴公徵一物已上今並令特放所有開封府  
滑遭鄆宋毫單類徐宿兗沂密孟鄭懷衛復濮等州并鄴城四  
面三十里內共二十處除已放去年殘稅外其今年麥苗子於  
舊額上特與放一半項經戎虜所在經搔至於場院課程州府  
管係既有陷失宜示矜蠲應州府縣鎮遭契丹草寇及軍都更  
變驚却兼有般送綱運已離本處公路遭劫奪諸色錦帛一物  
已上兼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州府鹽麩商稅鐵冶不敷

課利及主持錢物糧草柴蒿敗闕欠折等一切特與除放諸道州府有去年六月終已前全分支却將士春冬衣賜及諸色請受自來累行徵納者並與檢驗除破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處收刈到芟草積年損爛及欠必處並令除放  
二年二月勅先以兵甲至多糧儲不給權於苗畝之上遂有納配之煩雖年歲之豐登諒黎庶之艱窘固非獲已深用軫懷今則雪雨及時陽春布澤宜順發生之令特覃優卹之恩冀閭里之安居俾農桑之樂業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所徵乾祐元年夏秋苗畝上細徵白米旱草據今年二月一日已前已納外見係欠數宜並特放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即位制晉漢已未兵革屢動賦役煩併黎庶瘡痍鰥寡孤嫠不能自濟為人父母寧不憫傷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所有澶州已未大軍經過之時沿路人戶恐有蹂踐其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并乾祐三年殘欠秋稅並放應河北緣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未曾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  
四月己亥徐州言彭城縣訴收城時兵士踏踐麥苗乞聊減稅從之  
二年正月丙申晉州王彥超奏乞除放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商稅鹽務課利從之乙巳陝府折從阮言奏勅除放賊軍蹂踐處人戶賦租

五月平兗州詔曰賊據一城民殘四境或徹毀其墻屋或蹂躪其田疇既於徵取供軍點集應役並宜矜卹漸蘇舒應兗州城內所徵今年屋稅及蠶食鹽錢諸色雜稅物並與除放城外官軍下寨處四面去州城五里內所徵今年夏秋苗子蠶食鹽錢並諸雜泐徵錢物並與除放五里外十里內除放今年夏苗子三分中減放一分諸州差到人夫內有遭矢石身死者宜令逐州縣分析姓名聞奏放戶下三年諸雜差遣

三年正月己亥勅放都下浮客食鹽錢戊戌詔諸道州府先納人戶軍器物並放

五月滄州言營田務戶納去年空地苗稅不迨乞除放從之

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帝南郊禮畢詔曰諸州府廣順二年已前逋欠稅泐徵錢並放其二年終已前主持省錢及主倉庫敗闕者據納家業外無抵當者並釋放

三月詔曰兩京及諸道州府人戶所欠去年秋夏稅租其泐徵物帛並與除放

四月世宗攻河東庚午於潞州詔曰當州諸縣及澤州數縣昨經賊軍傷踐處人戶所徵今年夏稅斛錢帛三分與放一分內有村坊元不遭軍寇傷踐者不在蠲放之限

十月癸亥帝謂侍臣曰昨諸道戶民有詣闕訴水災者因遣使按之令睹奏報有比舊額出剩者今歲豐熟必可輸納或他時小有不稔便因編氓所檢出頃畝宜令三司補舊額外與減一半二年十一月秦鳳州平詔應秦鳳階成等州管內顯德二年

十一月己酉城下功役百姓為矢石所害者本戶除二稅外放  
免三年差役令後除秋夏兩稅徵科外應為蜀所立諸般科率  
名目及非理徭役一切停罷

三年六月詔曰應諸州夫役自未有沒於矢石者其本色並放  
免三年差徭

四年正月詔曰諸道州府應欠顯德二年終已前秋夏稅物並  
與除放諸處敗闕場院人員自來累行徵督尚有逋欠實無抵  
當者宜令三司具欠分析數目聞奏別候指揮

三月壽州降庚戌詔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與放今年及明  
年秋夏稅租

五年五月世宗以征淮迴降德音云用兵之際力役是供當矜  
貸之在辰諒優給之宜被自去年十月後未沿淮人戶曾充夫  
役內有遭傷殺不迴者本家放免本戶下三年諸雜差徭江南  
疲俗克復方新特示蠲除俾令存濟揚泰通滌和濠泗楚光壽  
舒廬蘄黃等州漣水濮陽汶川等縣自去年終已前所欠秋夏  
殘稅及諸色徵科配歛博徵物色等並與除放

六年二月丁亥開封府上言舊額夏稅苗一十萬二千餘頃今  
檢到羨苗四萬二千餘頃勅奉放三萬八千頃是時諸州檢苗  
使率以所檢到羨苗上奏帝皆命減放其分数大約如是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九十三

邦計部一十一

山澤

昔禹別九州貢金三品成周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蓋與民同財但賦稅之而已至漢武幹山海之貨籠鹽鐵之利置官府作為刑辟繇是言事者析毫犯法者連袂矣其後因時立法或暫罷而尋復出令生姦益繁文而密網沿革之制於茲可見貪涼之弊莫之能救矧又茗茱科禁源於唐室詔條既舉權課彌廣稽夫始元之論策書攸紀芳此之時英俊咸集仁智勇辨各明其趨及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良史以博物通達目之然而權萬物之輕重以供公家之

用度以代有司之徵歛斯亦安邊境制四夷國之大業不可廢也若乃防禁彌峻蚍蜉盡取姦臣恣其聚歛細民困於侵漁此固在工之所慎焉

管仲為齊相謂桓公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資海之利謹正而王其業者王于况切

鹽筴正稅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每終月

大男食鹽五升必半必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必半吾子食鹽二

升必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歷數也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

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今鹽之重升

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今使鹽者稅其鹽之重每一升

而為之疆亦加以疆釜一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

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千粟之

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謂大男小女之所食鹽也禹筴之商日二

百萬禹讀為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小女食鹽之口數而十

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粟之正九百萬也萬粟之國大男大

人而稅之鹽一日而三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

其稅數以千萬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八十鍾十

日千八百鍾一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鍾五千

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九千萬人為錢三萬矣今吾非

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

十已上為老女也即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

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

鐵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耳常籍之數猶在此也

則百倍埽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

一鉞一刃若其事立耕者必具一耒一耜鉞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鉞

昭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輶輦者輶羊音照切輦音居玉地大車駕馬者也

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今鉞之重加一也三十鉞一人之籍鉞之重每十分加則一分強而取之則一女籍得三分

者十鐵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為六分以為強

而取之五六為三十則一丈之籍得五石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則一分強而取之則一女籍得三分

之重每六分加七分以為強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

然則舉臂勝外音事無不照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

管仲對曰因之人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假名有海集雖無山海假名有山

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為集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

既得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一百余錢也我未與其

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里相推謂加五錢之相類也准猶

此用人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之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池澆水所出之處

可糶鹽之所也故請君伐菹薪使國人糶水為鹽糶海水音水也王征而

積之十月始生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

庸切而糶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糶鹽之人本意禁人糶鹽下令也托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啟人不知其機

斯為權也若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淮陽彼盡饋食

之國本因自無鹽遠饋而食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也用鹽獨甚桓

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一云萬一千余斤

韓厥為晉大夫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郇瑕古國名河東沃饒而近鹽監鹽也倚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

鮮縣西北有郇縣

厥曰不可不如新田今阜陽降邑縣是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

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佚近寶宮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

之賦於民也漢高祖封元仲之子漢為吳王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

諸侯各務自附循其民吾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

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鑄錢煮海水收其利以定國用故無

武帝時大司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東郭姓咸陽名山

海天地之域宜屬必年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

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今世言顧手牢又曰牢廩食也古者名稟為牢盆鬻鹽盆也

浮食竒民欲擅山海之貨幹謂主領也以致富羨侈利細民羨饒其

沮事之議不可勝听敢私鑄鐵器鬻鹽者欽佐正欽正鉗也沒入其

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鐵古使屬在所縣使觀咸縣乘傳

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作官府主鬻鑄其出納之處也故除鹽鐵

家富者為吏益多賈人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

罷鹽鐵權酤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鹽鐵苦酒治粟都

尉領大農桑弘羊難請難議者之言也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

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田千秋共奏罷權酤

宣帝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今即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

而賈鹽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

而復之一云宣元哀平五世無所更改

王莽時羲和魯正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

官幹註主領也於是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

薛子仲張長督臨淄姓偉等姓姓名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

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復

下詔曰夫鹽食者之將將大也一說為食者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糶以

給澹鐵布銅冶同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

家作家謂家家自作也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貴即要

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畢至

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

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為漁陽太守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買穀

積珍寶益富彊

衛颯建武中為貴陽太守郡內來陽縣山鑄鐵石佗郡民庶常

因依聚會私為治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

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余萬

章帝時鄭衆為大司農帝議復鹽鐵官眾諫不可以為詔數切

責至彼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時尚書張林曰鹽者食之急

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

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

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

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

因發怒遂用林言以時復止

和帝以章和二年二月即位四月戊寅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言征伐復修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縣官謂天子其中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革鐵官

其郡縣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

縣也

魏太祖為漢大將軍建安初治書侍御史衛覲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間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

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以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未放散宜如舊制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者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隸校尉治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齊王嘉平四年關中飢司馬宣王表與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

蜀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鹽鐵之利利之甚多有裨國用

晉武帝始泰末交州牧陶璜上言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  
農百姓惟以采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買米而吳時珠禁甚嚴  
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去來人以飢困又所謂猥多限每不充  
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  
上珠之時所商旅往來如旧並從之

元帝建武元年初施山澤之禁

南燕慕容德立治於高山置鹽官千鳥常澤以廣軍國之用

宋嘉二年十二月甲申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

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傳及權酤之科詔並施行

後魏獻文皇興四年十一月詔弛山澤之禁

孝文太和六年八月罷山澤之禁

十九年崔提為光州刺史先是州內必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提  
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二十年十二月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

宣武景明四年七月詔還收鹽池利以入公正始三年四月詔  
罷鹽池禁先是河東郡有鹽池曰立官司以收稅既而罷之民  
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鹽司量其  
責錢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廉利宣武政存寬簡復罷其禁

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鎮州上言  
曰劉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二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  
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曰有金戶千余家常於溪水

沙金年終總輸

後臨淮田或為  
州刺史奏罷之

孝明神龜元年閏七月開常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是時大師  
高陽王雍大傳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群生仰惟先朝  
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羸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  
封護或近者恠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固置主司令其裁  
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所濟為廣自爾  
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乃至鼓吹主簿王俊興等  
辭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  
此而推非可稍計其後通直散騎常侍廡中尉甄琛表曰王者  
道同天壤地齊造化濟時極物為民父母故年谷不登為民祈  
祀乾災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  
恠如或所取惟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  
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  
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  
今取之有時斯所謂郭護雖在公更所以為民守之爾且一家  
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  
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醢醢是恠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  
者夫為黔首生益國與黔首彰護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  
体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  
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育其民  
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饑或訓衣以  
除其弊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  
求利者也臣性昧玄理識無遠尚每覩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

棄驟稅之書未嘗不嘆彼遠大惜此近狹今為弊相丞仍崇闕  
厘之稅大魏恢博惟受谷帛之書是時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  
直甫以弃室得民頌鼠以愛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  
簡稅惠實遠矣語成出內之各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  
夫以府藏之物以不施而為災况府外之利而可恡之於黔首  
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忻而君富藏  
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所願  
施此益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水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  
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儀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事彭  
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當手有言首尾大備或無  
可貶但恐坐談則理之高行則事闕是用違延未謂為可竊惟  
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  
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弊彼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  
性命如不爾者為用君為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為芻狗萬物  
不相由也矣自大道既生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  
重既交思極之術廣常恐財不調國澤不厚民固多方以達其  
情立法以行其至志乃取貨用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闕志俾十  
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迴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  
產惠天地之民籍造化之富賑造化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  
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誼也又以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  
歛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  
為所恡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布濟生民非為富賄藏貨

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為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末之或改故先朝校小大以情降鑿之流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急商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隨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自乃用之者無方非與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其議其間今則罷之惧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奔碁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與利治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為禁豪強之制也

孝昌三年雍州刺史蕭寶寅反以尚書右僕射長孫稚為行臺討之時薛鳳賢死於正平薛脩義死聚海東分據鹽河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稅池稚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圻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絰綸出入相補畧論鹽稅一年之中准絹布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幾甸今若廢之事同在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闕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坂蒲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以猶創置鹽官而加典制非為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飡百戶官祿租稅六年之粟調折未歲之資此貸出人私財奪人旅力豈是顯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鹽將尉還師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勅

前廢帝初即位詔稅鹽之官可廢之

東魏孝靜天下平初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監以煮鹽  
滄州置竈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八  
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邺鄆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  
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  
後周大祖初為魏相創制六官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  
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  
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  
焉

隋高祖開皇元年三月戊子弛山澤之禁三年高祖以周末之  
弊收利益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於是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  
之遠近大悅

唐玄宗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  
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池公私大收其利是月右拾遺劉彤  
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為攻廐馬三百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  
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  
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  
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  
海有海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  
煮海為鹽採山鑄錢伐木為室農餘之輦寒而無衣飢而無食  
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調歛重  
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謂調然乎

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羗服雖戎狄降伏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唯在陛下行之帝令宰臣議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臣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稍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

三十五年判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鹽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取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披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此田格幽州鹽池每池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池配兵五十人每池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四等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九貫陵州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千八百八十貫榮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井當錢七百一十貫遂州四百一十一貫閬州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銀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為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戶

肅宗乾元五年司金郎中第五琦為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創立  
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權其鹽官置鹽院官吏出采其舊戶業并  
浮人願為業者免其雜徭隸鹽鐵使盜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  
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不以饒

代祖大歷八年六月癸卯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安邑縣  
鹽池生乳鹽其狀鮮麗七月乙亥解縣安邑兩池生乳鹽戶部  
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曰臣頃進漫生鹽故老相傳已稱靈瑞

今乳鹽新出特表非常伏請薦於清廟編之史冊從之仍頒賜  
宰臣以下有差特鹽池為僚水所入滉詐奏為瑞初權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

代其任法術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歲十倍而  
人無厭苦大歷未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三百萬貫而鹽

利過半

德宗以大曆四年五月即位七月庚午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  
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  
大珠朕仰止前王思齊大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為潤國語人於  
利非朕素懷方不以貪為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  
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

建中三年五月詔權鹽一每斗更加百文  
興元元年五月丁巳諸道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裁減估  
價兼條疏利害聞奏

貞元二年四月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  
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

實為多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琦常思返朴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出  
九年正月癸卯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洸奏曰伏以去秋水災詔今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價錢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洸具處置條奏自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茶無虛歲遭水旱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十四年李若初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整理鹽法頗有次序會遇疾卒

十六年二月權鹽使史年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切禁斷從之

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九月癸酉度支使奏江淮鹽每斗減錢一百二十權二百五十其河兩池鹽請斗減錢二十六權三百

十一月度支奏又兩車輦不通京師鹽貴請案出貯庫鹽二萬石  
元和元年五月鹽鐵使奏請每州所貯鹽若遇價貴斗至二百二十減十文出案以便貧人公私不缺其鹽倉每州各以屆州錢造一二十間委知院官及州縣官一人同知所案錢送市輕貨送上都從之

三年七月復以度支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為權鹽使先是兩池

鹽務隸度支其職是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年以金部郎中  
王池務遂奏置使額二十一年鹽鐵度支合為一使以社佑兼  
領佑遂奏院屬度支以有使名則鹽務不合有使號遂與東渭  
橋給納使同奏罷之至是判度支裴均以其事益繁遂奏置使  
為  
十月乙亥重申採銀之禁應輒採一兩已上者答二十遞出本  
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罰

四年二月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巽奏江淮河南內河充鄆嶺南  
諸監院元和三年案鹽都收價錢七百二十七萬八千一百六  
十貫北量未改法已前舊鹽利總納特價四部加榷計成虛錢  
錢一千七百八十一萬五千八百七貫貞元一年收案鹽虛錢

六百五十九萬六千貫永貞元年收案鹽虛錢七百五十三萬  
一百貫元和元年收案鹽虛錢一百一十二萬八千貫二年收  
案鹽虛錢一千三百五十七萬三千三百貫三年收案鹽虛錢一千  
七百八十一萬五千一百貫謹具累年案鹽比類錢數具所收  
錢除准舊例充鹽本外伏請付度支收管從之

六月勅五嶺已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領  
五年四月甲午諸道鹽鐵使奏元和元年鹽利錢虛估一千八  
百五萬三千六百貫

五月度支奏鄜坊邠寧涇原諸軍將士等請同當處百姓例食  
烏白兩池鹽從之  
六年四月鹽鐵轉運使刑部侍郎王播奏江淮河南峽內嶺南

充鄆等鹽院元和十五年糶鹽都收價錢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五百貫比量未改法也已前舊鹽利總約時價四部加擡計成虛錢一千七百四十六萬三千七百貫除充鹽本外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六百貫

閏十二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只計於京北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二十五州界內糶貨比表因循兼越入興元府及洋興鳳文成等六州呂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闕兩州鹽本土戶人及邑南諸郡市人又供當軍士馬尚有懸欠若兼數州自然闕絕又得興元諸府耆老狀申訴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糶貨從之七年四月鹽鐵轉運使刑部侍郎王播奏元和六年糶鹽除峽內鹽井外計收鹽價錢六百八十五萬九千二百貫比量示改法已前舊鹽利總約時價四倍加擡計成虛錢一千七百一十二萬七千一百貫改法實估也

八年四月鹽鐵使刑部侍郎王播奏應管江淮充鄆等鹽院元和七年計收鹽鐵六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貫比未改法已前舊鹽利總約時價四倍加擡計成虛錢一千二百一十七萬九千貫其二百一十八萬六千三百貫充糶鹽本其一千四百九十九萬二千六百貫充權利請以利付度支收管收之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鏗奏加夾內四鹽劔南東西兩川山東兩道監估以利供軍從之十一年討吳元濟二月詔壽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內茶園

十二年五月出內庫茶三千萬斤付度支進其直

十三年三月鹽鐵使程昇奏應諸道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  
伏准今年正月一日敕文其諸州道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  
署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權茶稅鹽本  
資財贍賦濟軍鎮蓋是從權罷兵自合便停事又實為重歛其  
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准赦  
文勒停從之

十四年三月鄆州青州兗州各置權鹽院

八月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請之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詔權稅之法雖合同遵瘡  
痍之餘姑欲寬假其河北稅鹽宜委度支與權鹽使審細商量

具條疏聞奏

長慶元年正月制度支鹽鐵戶部應納稅茶兼糶鹽中須納見  
錢者亦與時估匹段及斛斗如情願納見錢亦任穩便仍求為  
常式

三月勅烏池

在鹽州

每年糶鹽收博權米以一十五万石為定額

又詔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大使之獲安其河北權鹽法  
宜權停仍令度支與鎮冀魏博等道節度審商量如能約計課  
利錢數分付權鹽院亦任穩便自天保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  
縻而已暨憲宗用皇甫鑄奏置稅鹽使同江淮兩池權利人若  
擾禁戎鎮亦頻上訴故有是命

是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池兩處納權塲請依舊為院又奏

請諸道監院糶鹽付商人每斗加五十文通舊三百文價諸請處煎鹽場停置小補糶鹽每斗加三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鹽商並諸鹽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判勅除兩稅不許差使追擾今請更有遠越縣令奏聞販出刺史罰一季俸料再犯者奏聽進止並從之

五月鹽鐵使王播奏應諸道榷茶約舊額一百文加稅五十文詔從之拾遺李珣等上疏曰伏以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虞所宜蠲省况稅茶之事尤出近代貞元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靜八方砥平厚歛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而又茶為食物無粟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蠲渴乏難食斯湏至於田閭嗜好尤切今收稅至重時估必增流弊於人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今論稅所貴集多若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歛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惟陛下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遣成命更賜商量則嗷嗷萬姓皆荷福利臣又竊見陛下愛人育物動感神明即位之初已徵聚歛外官抽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者榷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職諫司豈敢緘默塵黷疏宸戰越伏深疏奏不報十二月鹽鐵使奏請應江淮糶鹽有差加價以助軍用至軍罷日停從之

二年三月張平叔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度支所管榷鹽舊法為弊年深臣今請官中自糶鹽法可以富國強兵勸課積貨

用所元罪  
疏其利害十八件詔下其奏令公卿議中書舍人韋虔厚抗論  
不可以平叔條制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反害以簡者至煩  
乃積其條目隨以設難平叔一條云應檢得公私鹽當日其都  
數申度支便任府縣差人勾當出糶多必逐月申報糶價之內  
所得見錢去上者一千里者任市當上布絹虔厚駁曰且以禹  
貢甸服五百里納草遠者納米是量遠近而制輕重也今年千  
里外市絹則是千里內須送見錢具元洋州並是八百里內內  
駱谷道路險阻非常若見送錢實為不可又件云州縣所要糶  
鹽人委所在長吏於當州當縣倉督錄事佐使下以本所由中  
揀選得不差配百姓有鄉村去州縣路遠處即州縣揀定所由  
將鹽就鄉村糶易處厚駁曰臣曾任刺史所由入鄉村是為政  
之大弊一吏到門百家納貨今陛下以清淨簡易体息蒼生  
宜去其冗負除其蠹賊今山劍州縣境土至濶其令若行煩擾  
至甚又一條云臣令欲獻鹽法歸於簡易但委州縣則無不濟  
伏緣所務至重恐須以廟堂宰相充闕內河東山劍等道鹽鉄  
使虔厚駁曰臣竊以度支使四方稟俸不殊宰相權柄已重不  
假台司台司者三公論道之地雜以醜務實非所宜三十年來  
竇叅程昇皇甫鑄並以錢穀居台鉉非唯國体不可抑亦名利  
難兼所以叅輩不受國誅必有天禍又一條云據每道每州糶  
鹽不必今所在戶口都不申明實數臣請令長吏有不親公事  
信任所由浮詞云當界無入糶鹽交恐不濟臣請差清彊巡官  
往訴州檢責實戶口數圖保虔厚駁曰臣曾為外史備諳此事

自兵興以來垂七十載百姓粗能支濟免至流離者實賴所存  
浮戶相倚兩稅得充縱遇水旱蟲霜亦得傷全相補若搜索悉  
盡立至流亡宇文富融當開元全盛之時搜丁出戶猶以殘人  
歛怨瘁國害身此策若行則甚於彼臣前月二十四日思政殿  
面奉德音深卹疲人且不配戶聖慮周悉由見事情臣等退而  
抃躍以為昇平坐致若據此節即與配戶無殊平叔所陳未副  
聖德又一條云諸州府縣檢得鹽便於當處官倉收貯其京城  
兩縣檢責得鹽於度支兩常平院貯當日各據數勒留依所定  
估出糶從勅下後諸巡院便計料般鹽分付府縣供糶常令所  
貯有剩不得令闕如有違闕知院官聞奏貶遠惡處官典所由  
節級重科決停解如府縣不存公心課利減耗及所送鹽價匹  
段濫溺並送納不時委有申訴其京兆赤令司錄及觀察使傳  
見任解散慢官其專判鹽案及刺史請貶於上佐本州專判案  
錄事叅居縣令亦請遠貶度厚駁曰臣竊以古人云人愛其旅  
裘反而負芻皮既未存毛將安傳皮喻百姓毛喻國家百姓不  
存國家不立今兩稅編戶是國根本擇忠信之長命慈惠之師  
推赤子之仁布愷悌之化猶且不及而有傷痍今為鹽鐵不登  
便湏貶出雖龔黃邵社之政卓魯蒲密之能無所施於聖代矣  
其末條曰以設法之初沮議者衆聖斷先定則成績可期今出  
之後輦穀之下又要隄防恐爾兩軍市人鹽商大賈或行財貨  
邀截喧訴臨時必有此色姦人伏乞聖慈委兩軍中尉兼京尹  
令切加把捉但得如有此色捉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

各加脊杖二十度厚駁曰臣竊以古人云利不百不変法工不  
十不易器改更之事自古所難故云謀不多決之卻獨臣於平  
叔無親故無讐嫌所陳者非挾情所議者歸利害唯聖上獨斷  
推於至公然彊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  
行臣常為開州刺史當時被鹽鹽吏人橫擾官政亦欲鹽歸州  
縣摠領其權嘗試研求事有不可蓋以設法施行須順風俗或  
東州便則西州害或南州易則北州難且據山南一道明之興  
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既必食物隨時市  
鹽者或一斤麻或一两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鷄璞細叢雜者因  
所便令逼之使出布帛則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貨之以易絹勞  
而無功伏惟聖明裁擇時平叔傾巧有思自謂言無不允及度

厚駁奏帝稱善令示平叔詞屈其法遂罷

五月詔曰兵革初寧方資權荒閭閻重困可議蠲除如聞淄青  
鄆三道往年糶鹽價錢近收七十萬貫供給資費憂贍有餘自  
鹽鐵使管以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之怨服  
隴畝者具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蠶將  
之具雖縣官管利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節用其鹽鐵先  
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必鋪糶鹽巡院納權起今年五月一  
日已後一切並停仍各委本道納校比年節度使自充管收軍  
府遂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  
鹽所得錢并均減兩稅聞奏是時王丞元為平盧軍節度均輸  
鹽法未嘗行於兩河丞元悉歸之有司



條禁止其水栢柴灰亂法甚於鹺土不可因循臣今商量從今已後捉獲盜採水栢柴灰重一十二斤即計鹽一斤犯灰一斗即計鹽一斤四兩並准兩池例八斤計折同犯刮鹺土煎鹽勅條節級科罰所冀鹽法齊一權課免虧從之

三年四月勅安邑解縣兩池權課以實錢一百萬貫為定額

五年六月鹽鐵使王涯奏當使應管諸州府坑冶伏准建中元

年九月七日勅山澤之利今歸於官坑冶所出並委鹽鐵使

當者今兗鄆淄青曹濮等三道并齊州界已收管開置及訪聞

本道私自占採坑冶等臣伏以山川產物泉貨濟時苟有利宜

不忘經度兗海等道銅鐵甚多或開採未成州府私占物無自

效須俟變興國有常征宜歸董屬前件坑冶亦使檢量審見滋

饒已令開發其三道觀察使相承收採將備軍須又以為利恐

違常典伏請勅還當使准例稅納又以興功動作法貴均勞坑

冶州府又難併役其應採鍊人戶伏請准元勅免雜差遣冀其

便安伏乞天恩允臣所請臣即於當使差清強官與兗海等道

勘會已開者便令交領未開者別具條疏從之

唐自貞觀以來始追用漢氏

襄耗之政箕山澤之利征賦於人非哲王致理之令典也蓋其

初以經費殫弊薄其取而約其法故國用旁茲而人不告困故

大曆中劉晏之法適於中道後代推其能其後姦邪之臣務為

多門之用使局額目蠲類茲後收天下之徒為影占避徭之所

於是農畝易去人之趨未以為活狡吏黠胥因緣侵恣公利遺

散物貨敗濫乃變增權酷之法苟助應常之數浩然役內因以

困削管子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執爭者誠宜疏條

其源俾漸歸於本以阜厚齊人農桑之業今則冀為貪豐利幹

劇柄買勢迫旨者於是招權枯寵者於是通邪門致顯爵者

於是望天下稍復理平之盛焉可得也涯之此奏識者鄙之

九年九月鹽鐵轉運使王淮奏請變江淮嶺南茶法并請加稅

以贍邦計史臣曰自兵具以來山澤淮湖權筦之利無遺逸矣利益歸於上民益窘於下淮尚欲希恩加稅重用其法以窮其人然而竄身於姦邪之間與其謀而危其國豈非鬼瞰神奪加斯禍以懲之

十二月諸道鹽鐵轉運權茶等使左僕射令狐楚奏新置權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彫傷頗甚愁嘆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卹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權茶實為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裁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權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反目而吞声今宗社降靈姦兇盡戮聖明垂佑黎庶合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務官御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愧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軍國之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違許臣條疏續具

聞奏採造欲及妨廢為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唯納權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擾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感悅詔可之

開成元年五月詔以鹽鐵諸道應管銀山二十五所悉歸州縣其鹽鐵使所補人吏並停罷仍勒歸州縣色役

六月鹽州奏請移置權院於宥州

二年三月乙酉鹽鐵使奏得蘇州刺史盧商狀分鹽場三所隸屬本州元糶鹽七万石加至十三万石倍收稅額直送價錢

五年以蘇州刺史盧商為潤州刺史攝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

都團練觀察等使商在蘇州變鹽法獲利倍多時宰臣為鹽鐵使以課續工聞故有是命  
九月浙西觀察使盧商奏常州自開成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勅以茶務委州縣至年終所收以溢額五千六百六十九貫比數益鐵場院正額元數加數倍已上伏請增加正額詔戶部鹽鐵商量並請依州司所奏從之  
三年三月以浙西監軍判官王士攻充湖州造茶使時湖州刺史裴充卒官吏不謹進獻新茶不及常年故特置使以專其事宰臣上言造茶州縣之常務若別立使額即人戶不屬州縣差役偏併諫官上疏切為不可詔罷之

四年二月丁巳安南都護馬植奏管内陸州界海北廢珠池今有珠生

六月度支奏請廢晉州平陽院停官吏工匠四百餘戶并所管礬山兩所並歸州縣從之

是月宣州觀察使崔鄂奏茶法非便於人請兩稅錢上隨貫組率詔曰權茶本率高旅組貫涉於加稅東省曾有駁正鹽鐵又經奏論法貴大同事難獨改

武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四日即位十月詔復茶稅鹽鐵司奏曰伏以向南百姓營生多以種茶為業官司量事設法惟稅賣茶商人但於店鋪交關自得公私通濟今則事湏私賣苟務隱欺皆是主人互即中裏又引又被販茶姦黨分外勾牽所由因此為姦利皆追收撓擾一人犯罪數戶殘破必在屏除使安法理

其園戶私賣茶犯十斤至一百斤徵錢一百文決脊杖二十至  
三百斤決脊杖二十錢亦如上累犯累科三犯已後委本州上  
曆收管重加徭役以戒鄉閭此則法不虛施人安本業既具當  
辜之苦自無犯法之心條令既行公私皆泰若州縣不加把捉  
縱令私賣園茶其有被人告論則又所園失業當司察訪別具  
奏聞請准放私鹽例處分又云伏以興販私茶群黨頗衆場鋪  
人吏皆與通連舊法雖嚴終難行使須別制置以革姦徒輕重  
既有等差節級易為遵守今既特許陳首所在招收勅令已行  
皇恩普洽宜從變法使各自新若又抵違須重科斷自今後應  
輕行賤私茶無持杖伴侶者從十斤至一百斤決脊杖十五其  
茶並隨身物並沒納給糾告及捕捉所由其口牒送本州縣置  
曆收管使別營生再犯不問多少准法處分二百斤已上即是  
恣行亮校不惧敗亡誘扇愚人須皆屏絕並准法處分其所沒  
納亦如上例從之

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鹽鐵奏處兩池權鹽使狀應舊鹽法勅  
條內有事節未該及准去年赦文合再論理事件等一日准貞  
元元和年勅如有姦人損壞壕籬及放火延燒收賊不獲本縣  
令合當叙罰皆已有條制今見施行但未該地界所由及無捉  
賊期限伏以鹽池隄禁只仰壕籬如有放火延燒故損壞本縣  
分一周年內十月度同捉得五斗已上私鹽先准元和十二年  
六月初三日勅與減一選即所酬殊寡難使盡心若必遣縣令  
須令賞罰相稱伏請從令已後其縣令本界內若五度捉得私

鹽每度捉得一斗已上無賊同得者不限歲內歲外但數足後  
即與減一選如累捉得亦請累減減至三選即止如是別色見任  
正官負前官差攝縣令亦准正縣令處分如是散試官差攝縣  
令無選可減者亦得每五度捉得私鹽并賊同得者即請別賞  
見錢五十貫累捉得亦請累加賞如兩畿令及赤縣令無選可  
減昔在任之日但界內捉得私鹽件數與勅文相當檢勘別無  
異同即請申中書門下秩滿後便與依資除官如此則必悉心  
奉法不失罪人其餘即請各准元勅處分一日應捉獲越界私鹽  
并刮鹽盜兩池盜賊與劫奪犯盜囚徒頭首閩連人等推勘是  
合抵死刑者承前並各准元勅極法處分者伏以本制鹽法束  
勒甚嚴近年以來稍加寬令又推會昌六年二月五日赦文虞

武振武天德三城封部之內皆有良田緣無在人遂絕耕種自  
今已後天下囚徒合處死刑情非巨蠹者特許全生并家口配  
流強盜盜賊蹤入界各許本縣界一月內捉賊送使如過限不  
到即是私存慢易搜索未精其元勅內所罰縣令課料便請准  
勅文牒本州府當日據數徵剋送使又躬射所田等晝夜只於  
池內檢巡其壕籬外面山林掩映村柵相次每有姦人異心結  
構必須與村人相熟然可下手若或無人勾致即遠賊不敢自  
來亦緣從來未立科條以此沿池所由都無稟束伏請從今後  
如有姦人損動壕籬及放火延燒并有盜竊蹤跡其地界保社  
所由村政居亭主人等如有自擒捉得賊每捉得賊一人推勘  
得實所捉人當日以官中諸色見錢一十貫文充賞如漏網及

不覺察到並請追就使各決脊杖十五推勘與賊知情即請准  
所犯人條例處分如是所由及別色人等捉得亦請准前給賞  
其餘並請各准元勅處分一日諸州府應捉搦販賣私鹽及刮  
鹽煎賊等伏請前後勅節文本界縣令如一周年內十度同捉  
獲私鹽五斗已上者本縣令減一選如每年如此即與累減者  
伏以私鹽厚利煎竊者多巡院躬射力微州縣人煙遼曩若非  
本界縣令同力隄防煎鹽之徒無由止絕其縣令本界漏網私  
鹽據石斗各有元勅並請依舊條處分如縣令若侍本此三道  
者當使應緣鹽法捉獲前件賊等並是故違勅文挾持弓力棒  
杖皆作殺人調致巨蠹亮惡情狀難原如或詐有全生則必欺  
偷轉甚別無其法可以畏之今伏請捉獲此乞賊推甚得實合寘  
極刑者並請各准勅處分以前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正奏臣  
又得兩池權茶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司空輿狀自領職  
以來披尋捉鹽條制其間有此三節須重奏論伏以鹽法條制  
須是嚴刑稍似寬容則姦人無惧招收權課數闕伏望聖慈許  
依司空輿所請即冀私鹽杜絕權課增加從之

二年正月勅安邑解縣兩池權課先以實錢一百萬貫為定額  
今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

三年七月命開殖三州七開之地廣鹽鹵之地以贍邊人

四年三月因收復河隴勅令度支收管溫池鹽仍差靈州分巡  
院官專勾當先是胡落池在豐州界河東供軍使收管每年採  
鹽約一万四千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是年

党羗判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池鹽供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不繫度支

六年二月勅溫池令割屬威州置權稅使緣新制未立權課定

額

五月鹽鐵轉運使戶部侍郎裴休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陳奏之宣宗大悅下詔曰裴休與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是年度支收納安邑解縣池權利一百二十一萬五千餘貫女鹽池池在解縣朝邑小池在同州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並禁斷不

權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詔廉州珠池與人共利近聞本道禁斷遂絕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採取不得止約

僖宗通啓元年三月詔曰近京贍國之資權益為本法禁又廢姦蠹寔繁陷誤藩方依憑城社須知根抵乃可改張委本司選周術通材庶期革弊其江淮食貨利害亦須詳究指揮沿路占留遣使親喻兵革之後銅鉛至多折納鑄錢尚資興利亦要議其可否不令旁撓農商

昭宗天復元年三月梁大祖兼領河中節度使奏歲貢課鹽三千車臣今代領池場請加三千車歲貢五十車候五池完葺則依平時供額從之

梁大祖開平三年制斷曹州煎小鹽案貨

末帝龍德初鹽鐵轉運使敬翔奏請於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置場院稅茶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勅會計之重鹹鹺是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項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隳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杖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李德麟兼充制置度支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使便河制置一一條貫所有合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選

三年二月勅其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文藥鹽與減三十文辛巳鄜延高萬吳奏河中於僖州開場賣顆鹽伏准本朝規制元食青鹽請止絕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商州奏當管水銀五窟乞依舊管係

二年十一月具州刺史竇廷琬上便宜狀請制置鹽州烏白兩池逐年出絹十萬疋米五万石奉勅昇慶州為防禦使使除是

琬為使

三年正月庚申宰臣以鹽麴價高請議減價以便生民帝曰若便於民不失國計便可以行殿中丞杜璟又以汴州鹽價倍於洛陽奏表請減

二月以蔚州銀冶無裨國費虛占人戶命廢之

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應食顆鹽州府省司各置權糶折博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興貶所有折博并每斗人戶蠶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權糶課利如違犯者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決臂杖十三放一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決臂杖十五放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決脊杖十三放五斤已上至十斤買賣人各決脊杖十七放十斤

已上不許多必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驢畜等并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田庄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脚戶經過店主人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友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想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閑連人等不專覺察即據所犯鹽數委本州臨時科斷記報省如是門司閑津口鋪捉獲私鹽即依下項等等支給一半賞錢一斤已上十斤支賞錢二十貫文二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貫文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貫文應食末鹽地界州府縣分並有權糶場院火未內外禁法即未有一槩條流應刮鹽煎鹽不許多少斤兩並處極法無許四隣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與賞錢欲指揮此移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決脊杖十三放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決脊杖十五放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決脊杖十三放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決杖脊十七放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如是收到鹽土鹽水即委本處煎鍊鹽數准條流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惧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必所犯人並處極刑法其有權糶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各竈戶般鹽船網押網軍將衙官稍工等具知鹽法如有然公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共買賣人及窩般主人知情不告並依前項刮鹽例五斤已上處死者其諸色閑連人等并各支賞錢即淮洛京邢鎮州條流事例指揮顆末青黃等鹽元不許界分策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

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刑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優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京并鎮定邢州管內多有北京末鹽入界捉獲并依洛京流條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青白諸色鹽侵界叅雜捉獲並准洛京條例施行慶州青白權稅元有透稅條流所有隨行驢畜物色一半支與捉事人充優賞其餘一半並鹽並納入官欲並且依舊一斗已上至三十決臀杖十五放三斗已上至五斗決脊杖十三放五斗已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權鹽院河府節度使兼判之時申到畫一特件條流等准勅牒兩池所出鹽舊日若無文榜如擅將一斤一兩准元制條並處極法其犯鹽人應有錢物並與捉事人充優賞者切以兩池禁棘峻阻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弓射分擘鹽池地分居住並在棘園裏面更不別有遣差祇令巡獲鹽法如此後有人偷盜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鹽人並准元勅條流處分應有隨行錢物並納入官其捉事人依下項定支優給若是巡檢弓射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棘園外被別人捉獲及有糾告兼同行反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捉事人支賞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方弓射及池場門子如是透漏出鹽十斤已下決脊杖五十放一十斤已上與犯鹽人同罪科斷一斤已上至十斤支賞錢一十貫文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貫文五十文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貫文一百斤已上支

賞錢五十貫文前項所定奪到鹽法條流其應屬州府捉獲抵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捉到犯盜之人干死刑者即勘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者便委務司准條流決放其申報奏勅宜依

末帝清泰元年新州言銀冶務史丞珪自今年正月得銀三百五十兩自八月後採山無銀別尋弦道

二年河中言三司於民添徵蠶鹽錢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九日即位制曰鹽麴之利軍府所須儻不便於人戶宜別從於條制所期濟衆無患妨公在京鹽慎元是官場業自今後並不禁斷一任人戶取便糴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案偵

閏十一月壬午勅覆車難襲弊政宜遷恤鄉邑之瘡痍救民人之疾苦其北京管內鹽鑛戶各納逐年鹽利昨者偽命指揮每斗須令人戶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今後宜令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依時價計定錢數以錢數取人戶便穩折納斛斛一人湯沐之奉實在王畿兆民凋弊之風宜形仁恕其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從來年每斤特與量減價錢十文

二年九月左補闕李知損上章曰臣以前承御札許進言者直書其闕况在諫司不敢避事臣近聞衆議云國家將變鹽法有司即與宣行竊知以諸道所崇賣鹽令逐處更添一倍委州司量其屋宇均配城內戶人每歲勒兩限俵鹽隨二稅納價言之

雖易作之極難此法若行甚非穩便然則歷代變法先取其益  
國利人前王開基本在於安時恤物設國無所益人不聊生斯  
乃害時之理昭然變法之功何有新添配鹽貨資困弊者有二  
作敗亂者有三何則念寰海蒸民屬梁朝季運困之以兵革重  
之以科徭幾經宗社改更刑法變換地經百戰往年之事力都  
無室告九空列處之鄉川未復止於州城衆戶所在貧乏者多  
臣類曾守職藩方莫不詳觀利病且常年城內居戶例於屋稅  
請鹽比其徵納之時備見艱難之狀以至須勞鞭朴尚有逋懸  
况所請之數甚微應督之期猶失若以逐州場院鹽貨於合賣  
數增倍俵之以稅錢均攤則貧富高低而不等以屋宇紐配則  
盈虛剩少以難齊於功罕全與物為病其資困弊者一也逐處

州府必委官吏行之官雖雖民而吏藏姦倖斯蓋必然之理可  
得而知儻官之能名吏多斯詐則力不足者重傷於憎配家已  
給者却獲其輕均是則率百姓而因國家匱貧窮而由胥吏其  
資困弊者二也且諸州糶鹽收利省司差官置場所掌者國家  
之利權安得假厚薄而輒廢所立者國家之法制豈可必輕重  
而濫施使四方之人何以取則聞一朝之令孰不見疑散利權  
於諸州變鹽法於天下俵給不均而民弊徵催不辨而民逃國  
無利而喪權民積困而失業其作敗亂者一也所在之處多有  
土鹽或煎而食之或藏之貨之流行既深紊亂非細如無告訐  
莫得追尋若配俵之權憑於官吏誠嚴之法委自藩方則民漸  
困以何辜國轉虛而何利其作敗亂者三也天下鹽鐵國家大

權常重慎於弛張勅國家之經費喻河流之不竭同獄鎮以無  
傾蓋轉運使所行引之如水禁嚴其固挺之若山豈可緣支用  
而絕本源為迫切而摧重大權衡一失整頓甚難利害再思辨  
明極易是則民有害而可救國無利而何圖甚作記者三也困  
弊敗亂願陛下細而思之審而行之恐不且以為常事而不軫  
聖慮也大凡錢穀之吏祇以聚歛為能至於支度之司唯以濟  
辨為効殊不知人心小失所憂之事非常王道大行所悅之方  
蓋遠臣竊慮有司以配鹽事件敷奏聖聰必云百姓賒得食鹽  
半年然後納價國家隨其二稅頭段徵得鹽錢場院既免遷延  
官典更無逋欠民獲其濟國有所資臣請結之以解前說且百  
姓窮困十八九焉或市肆經營取錐刀宜利至於日食鹽酪辨  
即買之偶或無錢不妨淡食今以年半鹽味配給貧民請歸其  
家殆非所濟當俵鹽之食日已不欣歡及納價之時可量困躓  
復有稅租甚大舍屋頗多骨肉替零家事牢落官中以戶門而  
須配本人懼條法以難辭剩請官鹽莫之為用都徵省債無足  
可償以此逋民何州不有以此編戶何處不空是則百姓困之  
逃亡鹽錢固所虧失省司指本州本使不啻流移州司追鄰人  
保人須令攤配如此則已傷殘而重困未波逃而復驅益國濟  
民其利安在蠹時害政不亦多乎所司或對云自古理民有利  
則有害當今贍國不歛則不充諫官祇以憂民為詞不知經國  
之務臣請再誥以證斯言夫國家取利之方王者安民之道雖  
或甚利於國微損於民垂君尚以割股啗腹而為言本固邦寧

而垂誠何況於甚害於物而小益於時者乎必欲崇賣鹽錢湏  
要倍於往日唯宜減落鹽價慎選場官示諭諸州峻整公法凡  
經半課利但令逐處較量比及周正必期集事如崇倍於元數  
課租積於朝廷則必受以殊資別委生之重務如或所賣不及  
於元數所資不濟於朝廷則必顯示斷懲永更不令任使既鹽  
價極輕而鹽法甚重則民間不犯而貨易自通州府以公家在  
心場院以貞幹為事自然國有其利民無所傷與夫配百姓而  
失經費之資其利害懸於天壤矣伏惟皇帝陛下每憂勤庶政  
常謔訪群臣當明君永諫之秋是微利得言之日尋有旨寢其  
事少帝以天福六年六月即位十一月詔州郡稅鹽過稅斤七  
錢住稅斤十錢州府鹽院差省司差人勾當尤是諸州府除蠶  
鹽外每年海鹽界分約收鹽價錢一十七萬貢高祖以所在禁  
法抵犯者衆遂開鹽禁許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戶食鹽錢上戶  
千文下戶二百分為五等時亦便之至是掌賦者欲增財利難  
於驟變前法乃重其關市之征蓋欲絕其興貶歸利於官也其  
後鹽禁如故鹽錢亦徵至今為弊焉

漢高祖入汴之年屬戎虜猾夏之後國用尤窘故鹽鐵之禁甚

峻明年李守貞叛於河中傳檄於鄰藩於疏漢之不道云賊驪  
從可知矣銖兩者遭刑農器不行務耕耘者束手則漢之立

法

周太祖廣順元年九月詔改立鹽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煎  
鹽者犯一斤已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  
刑至是始革之

二年九月十八日勅條流禁私鹽麴法如後一諸色犯鹽麴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決臀杖十七配役一年五斤已下一斤已上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五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應所犯鹽麴閩津門司廂巡村保如有透漏並行勘斷一刮鹽煎鍊私鹽所犯一斤已下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一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所犯私鹽若捉到鹽土鹽水祇煎成鹽秤盤定罪逐處凡有鹽鹵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遞相覺察若有所犯他處彰露並行勘斷一所犯私鹽捉事告事人各支賞錢以係省錢充至死刑者賞錢五十貫文不及死刑者三十貫文一顆鹽末鹽各有界分若將本地分鹽侵越強界同諸色犯鹽例科斷一鄉材人戶所謂蠶鹽祇得將歸襄繭

供鹽不得別將博易貨賣投托與人如違並同諸色犯鹽例科斷若是所請蠶鹽道路津濟須經過州府縣鎮委三司明行指揮一凡買鹽麴並須於官場官務內買若裏私投托與販其買賣並同諸色犯鹽麴例科斷一諸官場務如有羨餘出剩鹽麴並許盡底報官如裏私賞賣者買賣人並同諸色犯鹽麴例科斷若鹽鋪酒店戶及諸色人與場院裏私偵賣者並同罪科斷一所犯鹽麴有同情共犯者若是骨肉卑幼奴婢同犯祇罪家長主首不知情抵罪造知情抵罪造意者其餘減等科斷若是他人同犯並同罪斷遣若與他人同犯據逐人脚一州城縣鎮郭下人戶係屋稅合請鹽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內請給若是外縣鎮郭下人戶亦許將鹽將家供食仍仰本縣預取逐戶合

請鹽數目攢定文帳部領人戶請拔勒本官吏及所在場務同  
點檢入城若縣鎮郭下人戶城外別有庄田亦仰本縣預前分  
擘開坐勿令一處請給使勅旨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前  
翹人犯罪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  
奏取裁

十月戊申解州刺史兼兩池鹽使張崇訓言兩鹽池周圍極  
遠以為棘籬別無城壁其延驚牙官數百步一人向來立法猶  
有犯禁近奉九月十日條源雖不該置池場務司亦已曉諭令  
來未審依舊法用新條詔依新勅先是漢法犯鹽一斤一兩死  
之大祖以其用法大峻無不足以懲姦乃改法加至五斤處死  
主者但欲嚴酷以集事不顧治道之可否故派崇訓有是奏

三年三月勅曰青白池務素有定規抵自近年頗乖循守此來  
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五百鹽五升其後  
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訪聞改法已來不便商販蕃人入  
界本州務及諸巡鎮倍加安撫不得侵欺如蕃人將羊馬貨價  
須平和交易不得蹤任牙人通同脫略故為抑凌訪聞邊上鎮  
舖於蕃漢戶人市易棗余棗私抽稅今後一切上絕如違必加  
深罪各令知悉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唐朝元管四池曰烏池白  
池瓦窰池細項池今出稅置吏准烏白二池而已寧慶諸州民  
有自池務買鹽經過處皆定稅利

十二月三司使奏諸道州府逐年俵散戶人顆鹽除俵鄉村外  
有州城縣鎮郭下舊請屋稅蠶鹽處自前元不敢入城門以廣

順二年勅却許放入緣州城縣郭下各有棗塲切慮放入稅鹽  
紊亂條法難為檢校其州城府縣鎮郭下所俵年約六千餘石  
徵錢萬五千八百貫起來年欲往俵其元徵錢未審徵否勅諸  
州府并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錢亦不徵  
納所有鄉村人戶夕請蠶鹽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於入城  
門

世宗顯德元年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覺食未鹽州郡犯私鹽  
者多於食顆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為刮鹺煎造豈惟違我  
法兼又污我好鹽况末鹽煎鍊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且分割  
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泐流輦運省力兼且少人犯禁時論便  
之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食顆鹽焉

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宣頭節文改立鹽法如後一贍軍國堂陽  
務邢洛州鹽務應有見塚貯鹽偵處并煎鹽塲竈及應是鹺地  
並須四面修置墻塹如是地里釣遠難為修置墻塹即作塚籬  
為規隔如是人於塚籬內偷盜夾帶官鹽兼於塚籬外煎造鹽  
偵便仰收捉及許諸色人陳告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  
一頓處死其經歷地分及門司節級人員並當勘斷所有捉事  
告事人賞錢一兩已上至一斤賞錢二十貫文一斤已上至一  
十斤賞錢三十貫文一十斤已上賞錢五十貫文一應有不係  
官中煎鹽處鹺地並須立標標出委本州府差公幹職負與巡  
鹽節級村保地主鄰人同共巡檢若諸色人偷刮鹺地便仰收  
捉及許人陳告若劫逐不羞捉事若事人每獲一人賞絹一十

足獲二人賞絹二十疋獲三人已上不計人數賞絹五十疋刮  
鹽煎鹽人并知情人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  
其刮鹽處地分並刮鹽人住處巡檢節級所由村保等各決脊  
杖十八令衆一月放依舊勾當刮鹽處地主不切檢校決脊杖  
十七令衆一月放一顆鹽地分界內有人刮鹽煎鍊鹽貨所犯  
並依前項一今緣改價賣鹽慮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  
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  
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納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負並行  
勘斷一兩至一斤決臀杖十五令衆半月捉事告事人賞錢五  
貫文一斤已上至十斤決脊杖十五令衆半月捉事告事人賞  
錢七貫文二十斤已上不許多少決脊杖十七配發運務役一  
年捉事告事人賞錢一十貫文一諸州府人所請鑿鹽不得  
於鄉村裏私貨賣及信團頭脚下縣司請鹽節級所由等剋折  
巢賣如有犯者依諸色犯鹽例科斷一如有人於河東界將鹽  
過來及自家界內有人往彼興販鹽貨所犯者並處斬共犯鹽  
人隨行驢畜資財並與捉事人充賞

十月詔曰漳河以北州府官界元是官場巢鹽今除城郭等市  
內仍舊禁約其鄉村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鹽鹵之地一任人  
戶煎鍊與販即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五

邦計部一十二

田制

昔皇帝之有天下也畫野分州列為萬國周公小司徒之職有井邑丘甸之制以建民中以裁軍賦公羊所謂頒聲由什一而作孟軻亦稱仁政自經界而始皆井田之謂也及戰國異政謀臣變古王制既壞兼并遂起歷世彌久因時立法或限以自占之數或差其命秩之品原其創制改作之意率以敦本革弊為念蓋將禁抑奢侈惠綏困窮在上者之心亦已勤矣然而舊典斯廢大道云喪命令之出姦詐隨生雖齊之以刑亦不能勝矣故周之中正隆而莫舉漢之極盛邈不能及焉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疆理其冀州厥土惟

白壤無塊厥田惟中中田第兖州厥土黑墳色黑而起厥田惟中

下田第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田第徐州厥土赤埴墳曰埴黏

厥田惟上中第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也厥田惟下下第荊州厥

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

也厥田惟中上第梁州厥土青黎沃色青黑也厥田惟下土第雍州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九州之地定壘者九百一十萬八

千二十頃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為理人之道地著為本

地著謂安土也故建司馬法六畫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

同十為畿畿畿方千里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

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戎馬四十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

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

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主也大司徒之職均土地以稽其

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上

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

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

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此為造都鄙

田異於鄉遂也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

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者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貢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既分田

鄙受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為當一是一謂井牧

昔夏少康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

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里之地也此制小司

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相成耳邑五之屬相連北以出田

稅溝洫為害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方二里四邑為匠

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四邑方十里為一城積

二百井九百夫其中六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百里

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稱萬井九萬

夫其四千九百六十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三千三

百四井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理洫三千四百井三萬三千四

夫理會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令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七

其制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

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

於王地事謂農收衡虞也謂九貢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

山澤之財賦謂出車徒給徃役也

而侍其政令之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稅也物色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價田任近郊

之他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薑地

謂廛黑者若令之邑居之里矣廛人居之黑城黑居也圃樹果

蔬之屬季於中秋為場圃謂之園宅田者召者之家所受之

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國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菜蕘之臣

任者亦受田所謂奎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奎田奎田五

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在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

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之家所受田也賞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

邑謂六遂餘地也天子使大夫理之自此外餘地皆然家邑大

夫之未地也小都者卿之未地大夫理之自此外餘地皆然家邑大

也薑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刑實不方平如圓人受

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

耕之自爰其處焉爰於也與別家佃以均厚薄也農夫已受田其家衆

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此列士工商家田五口乃當農夫

一人口也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

之地淳鹵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補瘠瘠瘠人年二

十田受六十歸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

以上上所強也勉強所之令習事也

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李悝文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

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動謹則晦益

三升斗當言三斗謂治田不動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

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謂其魏趙秦地廣人

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地復三

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

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

敵又載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千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

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帝雉諸侯然工制遂滅僭差亡度無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人之富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

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亦取同也此

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

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三公之田視諸侯

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

之大國未能以其明通也朝會也小其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

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矣梅伯春秋變周之文縱殷

子周武王初定天下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

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太公攝政致太平年大九州之界制禮成

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也萬五百里

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子百里所

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

周世有爵尊而國小有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所內不增以祿

群臣不王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

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

或為方一里者為田九百里一里方三里步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

為田九萬畝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億令方千

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萬億令日常山至於南河

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自江至於衡山

千里而遙荊州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自東河至於

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

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千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方百里為田九十億

畝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

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

里當今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畫之數未詳聞也

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

者百十里當今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

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  
萬十里者四千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  
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  
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  
其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  
為方百里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九  
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萬十里者二十九  
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  
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  
十里者九十六

武帝詔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為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三也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又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大田一

晦三圳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為耦併

耕而廣尺深尺曰圳長終晦一晦二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種於

圳中播布也種為谷子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是因墾其土以附苗

根墾謂下故其詩曰或芸或茅黍稷小雅甫田之芸除草

也杼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

與旱故凝凝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

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九天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頃古者步為晦漢時三百四十步為

則得今五頃晦古千二百晦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善者倍之善為晦者又過縵過使教田大常三

輔大常主諸侯有大農置工巧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

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意

民或苦少年亡以趨澤趨及也澤兩故平都令光臣欽若等日

教過以人輓犁輓引過奏光以為悉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

共作也義亦與庸債同率多人者田日三百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

闕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官墻地離宮別處之官非天子所常居

內垣之外也諸線河墻廟垣墻也其義皆同課得穀皆多其旁

田晦一斛已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

又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張掖

爵為公士之上令得公田田優之也是後邊城河東引農三輔大常民皆更代田用力少

而得穀多

成帝時安昌侯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併者皆類

此而人稱困矣

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

平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

勸農桑師以節儉民始克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

婢為限不為作限制今累世丞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世貧弱俞困

盖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重難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

亦未可詳宜畧為限詳謂悉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

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

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

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丁傳及董賢

兩家皆不便

此事詔書且須後也須待遂寢不行

平帝元始中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群不可墾其三千三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據戶百二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王莽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千而稅一常有更賦羅廢咸出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笑而豪民

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地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用也劫者富人劫

奪其稅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伍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

姦也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也錯置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

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女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

鄉黨犯令至死制度又不足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

眾中郎區博諫莽曰區姓也音一侯切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

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護天利也故滅盧井而置

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遠民心追復千載絕

響復音扶目切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

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各食田皆得賣之

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以天下墾田女不實又戶口年年紀互  
增減詔天下州郡檢覆田頃人戶年紀而刺史大守多不平均  
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海南尹張伋及諸  
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和帝元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  
十步

安帝延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頃一十三  
畝八十步

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六十九萬六千三百七十一頃五

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戶各得田七十畝有奇

冲帝永加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

畝八十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千二百三十三頃三十八畝

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

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舊橐之田

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一處近郊田大國五十頃

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番之又制官品

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

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

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

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族宗室國省先

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

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輩  
跡禽前驅由基疆弩司馬羽林郎即殿中穴武賁殿中武賁持  
樵參武騎武賁持級穴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  
官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  
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九品一戶  
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又制男子一  
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  
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宋武帝孝建三年制內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遣所給吏童附業  
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子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  
相因替而不奉爇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類施日甚富疆  
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乃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  
治之深弊也又宜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  
護澤疆盜律論賊一丈已上皆棄市尚書左丞羊希以壬辰之  
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更茲更相  
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  
山澤先常爇燼種養竹木雜果為林苑及陂湖江海兼梁鰓鯿  
場常加功修作著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四  
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  
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上貧薄若先已占山不得便  
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賊  
依常盜律論停除

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明帝秦始皇三年復郡縣公田

梁高祖大同七年十一月詔曰用天之道分之利益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沒入官公收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就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以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作營者不在

禁例

後魏大武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質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於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

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日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提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太平真君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

畝

不栽樹者謂之露田

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

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授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還入倍田分子數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田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各依良限三年種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界雜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桑果

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常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者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賣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列課給麻四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王湏疾者各受以年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難免課以授婦田諸還受田常以五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未居者以法封受諸地徠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家桑之鄉准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常從所從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主宰人之官各隨所給供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項更代相付賣坐如律

文成時主客給事中李安世以民困饒流散豪戶多有占奪世乃上踈日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察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采之姦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避

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  
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  
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子孫既立始  
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殖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  
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冢近引新舊之驗又年再稍久鄉老所感  
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井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  
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桑柘而不採僥倖之徒  
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  
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民獲  
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  
如山可有稷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又難明悉屬  
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事永免於凌奪矣帝  
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孝文帝大和九年冬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  
覽先生之典經綸百代儲畜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  
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廬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  
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饑饉以并業而欲天下大平百姓豐  
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 守均給天下之田授以  
生業以免為斲勸課農桑興與民之本

十四年十二月壬午詔依准丘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行條制  
隱口漏丁即聽附實若明富豪勢凌抑孤弱罪有常行比齊給  
授田令仍依魏朝每今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

聽賣場

武成帝清河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畝桑蚕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蚕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斂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西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為永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及庶姓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下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以下及庶姓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下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下八十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陌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田露八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錫之地昔漢氏募入從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民全無斟酌雖有常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田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不問貧賤一人一項以共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買賣遷鄴之始

濫職衆多所得公田悉從質易又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亦已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壘糺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糺列還以此地賞之其至有貧人實贖長買匿者苟貪賤貨詐土壯丁口分以與糺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買賣賣買亦無重者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亦有懶墮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賜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以供稅課比耒頰有還人之格款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正由懸聽其賣恬園田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諸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必有地之

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畝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果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卒三口給一畝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從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差小又少焉

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為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咸功臣之地以給民主詛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買方象爵

田所不盡  
土一旦削之未見其不可如巨所慮正恐朝巨功  
德不建何患民田有不可帝然之竟寢威議

十四年詔省府州縣皆給公解田不得治生與人爭利

煬帝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

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二十六  
則戶合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

唐元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論卿時政上疏曰竊見天  
下所檢客戶除西州計會歸本貫已外更合所在編附年限向  
滿須准居人更有優矜即此輩僥倖若全徵課稅即目擊未堪  
竊料天下諸州不可處一例置且望從寬鄉有剩田州作法竊  
計有剩田者不減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給其剩地者三  
分請取一分已下其浮戶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已上共  
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克宅并為造一兩口屋開巷陌立閭五種

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隣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畝已上為  
田任其自營種卒其戶於近坊更供給一項以為公田共令營  
種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  
一項不啻得足計平收一年不減一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  
三百六十日外更無種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安樂有餘必  
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計  
別三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一年還出兩石以上亦與正課不  
殊則官收其役不為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倉廩日殷久遠  
為便其狹鄉無剩地客戶多者雖此法未該准式許移窄就寬  
不必須畱住若寬鄉安置得所人皆悅慕則三兩年後皆可改  
塗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儲既實水旱無憂

二十三年九月詔曰天下百姓口分永業田頗有處分不許買賣典貼如聞尚未能斷貧人失業豪富兼并宜更申明處分切令禁止若有違犯科違勅罪

二十五年制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自秦漢

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唐蓋其令文耳國家承式雖則貝存今所募錄不可悉載但取其朝夕要切翼易精詳乃臨事

又惑丁田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

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合

給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

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

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

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二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也其永業田親王百

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

公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

五頃縣官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四品各十

頃子若職事官正五頃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

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三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

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四頃驍騎尉

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

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勲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

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回受有贖追收不足者更給諸

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受之限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

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

田

不宜者任以所宜種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  
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下永

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

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

從所解者追即解充不盡者隨所降品追也其餘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

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

贖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

追請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

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年給其州縣界內所部受田悉足

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

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

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縣

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

畝若驛側有收田處疋別各減五畝其傳迭馬每疋給田二十

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

如之樂遷就寬鄉者並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否碾禮者雖非樂遷亦聽斯賣也諸買

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更請凡買賣

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

不追地還本土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

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蕃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

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俸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

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入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

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入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

其身諸田不得貼債及質遣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听貼債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債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

雖有此例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寬弛兼并之弊者淪於漢成哀之間矣

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項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乙丑詔曰周有均土之宜漢存墾田之法將欲明其經界定其等威食祿之家無廣擅於山澤貿遷之伍罕爭利於農收則歲有豐穰人無胥怨永言致理何莫由茲始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此置庄田恣行吞貧莫懼章程借荒

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置收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業違法賣買得改籍書或云典貼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仍別停客戶使其佃食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遠近皆然因循亦久不有整革為弊慮深其王公百官勲蔭等家應致庄田不得踰於式令仍更從寬典務使引通其有同籍周基以上親俱有勲蔭者每人占地頃畝任其累計其蔭外有餘如舊是無勲蔭地合賣者先用鐵買得不可官收限勅到百日內容其轉賣其先不合蔭又蔭外請射兼借荒及無馬置收地之類并縱合蔭者並不在占限官還主其口分永業地先合買賣若有主來理者其地雖經除附不限載月近遠宜并都還至於瀆直准格並不合酬備既緣先已用錢審勘責其有契驗可憑特宜官

為出錢還其買人其地若無主論理不須收奪庶使人皆遮實地悉無遺百姓知復於田疇蔭家不失其價直此而或隱罪必無容又兩京去城五百里內不合置收利地內熟田仍不得過五項已上十項已下其有餘者仰官收應緣括檢井給受田地等並委郡縣長官及本判官錄事相知勾當並持給復業并無籍貫浮北人仍據丁口量地好惡均平給授便與編附仍放當載租庸如給未盡明立簿帳且官收租佃不得輒給官人親王工商富豪兼并之家如有妄請受者先決一頓然後准法科罪不在官當蔭贖有能糾吾者地入糾人各令採訪使按覆其狀聞奏使司不糾察與郡縣官同罪自今以後使不得違法買賣口分永業田及諸射兼借公私荒廢地無馬妄請收田并潛停客戶有官者私營農如輒有違法無官決杖四十有官者錄奏取處分又郡縣官人多有任所寄庄住言念貧弱慮有侵損先已定者不可改移自今已後一切禁斷今所括地授田務欲優矜百姓不得妨奪致有勞損客戶人無使驚擾緣酬地價直出官錢支科之間必資總統仍令兩京出納使楊國忠充使都勾當條法處置凡在士庶宜悉朕心十四載受日千四百三十萬三三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其載戶八百九十餘萬計定墾之數每戶各一項六十餘畝

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勅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併所以逃散莫不由茲宜委縣令切加禁止若界內自有違犯當倍科責五月十九日勅逃戶不歸者當戶租賦停徵不得卒

攤隣親高戶

廣德二年四月勅知有浮客情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已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土到不在却還限受任別給授

大曆元年制逃亡失業萍泛無依時宜招綏使安鄉井其逃戶復業者宜給復二年不得輒有差遣如有百姓先貸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

德宗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項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於民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為非便皆寢不下

憲宗元和四年十二月監察御史裏行元稹牒同州奏均田狀當州自於七縣田地數內均配兩稅元額項畝并請分給諸色職田州使官田與百姓其草粟脚錢等便請於萬戶上均卒又均攤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及其時放百姓稅麻并除去解斗錢草零數等利宜分析如後當州兩稅地右件地並是貞元四年檢責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間人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侵沙苑側近日有礫填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頭徵卒其開亦有豪富兼并廣古阡陌十分田地總稅二三致使窮獨逋賦稅不便州縣轉破實在於斯臣自到州便欲差官檢量又慮疲人煩擾昨因農務稍暇臣遂設法各令百姓自通手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

百姓等皆知臣欲一例均平所通田地略無欺隱臣便捷所通  
悉與除去逃戶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其餘見定頃畝然取兩  
稅額地數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数抽稅自此貧富強弱一  
均均平徵歛賦租庶無逋欠三二年外此州實與稍校完全當  
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廨并州使官田鐸等石臣當州百姓  
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權酒錢共出二十一  
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斛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  
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項百姓變米顧脚般送比量正稅近  
於四倍加徵既緣差稅至重州縣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或有  
隔越村鄉被配一畝二畝之者或有身居市井亦合虛頭出稅  
之有其公廨田官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  
租田疲人患苦無甚於斯伏准長慶元年七月敕文京兆府職  
田令於萬戶上均配正與臣當州事宜相類臣今因重配元額  
稅地便請盡將此色田地一切給與百姓任為永業一依正稅  
粟草及地頭權酒錢數納稅其餘所欠職田斛斗錢草等只於  
夏稅地上每畝各加一合秋地上每畝各加六合草一分其脚  
錢只收地頭權酒上錢上分釐充數便足百姓元不加配其上  
司職田合變未送城者此緣百姓出車牛及零碎春碾動欲奉  
夏送納不得到城臣今便於當州近城縣納粟官為變碾取本  
色脚錢州司知顧清願車牛般載差綱送納計萬戶所加至少  
使四部之稅永除上司職祿及時所司俱受其利當州供左神  
策鄧陽鎮軍田粟二千石右自置軍鎮以來准勅令取百姓萬

荒田地一百頃給充軍田其時緣田零碎軍司佃田不得遂令縣司每畝出粟三斗其粟並是一縣百姓秋稅上加配偏當重歛事實不均且今已於七縣應稅地止量事配率自此亦莫均乎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陽韓城兩縣率稅每年元和十三年勅緣夏陽韓城兩縣殘破量減逃戶率稅每年攤配朝邑澄城郃陽三縣代納錢六百七貫九百二十一文斛斗三千一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三合草九十九束零又不許臣今因令百姓自通田地落下兩縣已減元額稅地請更不令三縣代納差科當州稅麻右當州從前稅麻地七十五頃六十七畝四壠每年計麻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斤四兩充州司諸邑公用臣昨因均配均稅檢尋三數十年兩稅文案只見逐年配率麻地並不言兩稅數內為復數外既無條勅可憑臣今一切放免不稅當州所徵斛斗並草及地頭等錢寄零分数右從前所徵斛斗并合之外有抄勻圭撮錢草則分釐毫銖案牘交加不可勘筭人戶輸納元無畸零感數所成盡是姦吏欺沒臣今所徵斛斗並請臣合草亦是並請成數錢並請成文在百姓分数元無所加於官司簿書永絕姦詐其感數粟麥草等便充填所欠職田等數其錢當州每畝元稅二十文三分六釐人戶納二十一文釐數臣今只收元納二十一文釐零數將充職田脚錢二千六百餘貫便更不分外攤徵迴姦吏隱欺之賊除百姓重歛之困如此處置庶有利且以前逐件謹具利且如前其兩稅元畝頃畝並攤配職田分数及感文分合等錢草斛斗數具謹後

件分析以前件如前伏以當州田地鹹鹵瘠薄兼帶山原通計十畝不敵京坻之二加以檢責年深貧富偏併稅額已定徵率轉難臣昨所奉累下通縣其弊實由於此臣今並已均抽稅又免配佃職田閭里之間稍合蘇息伏緣請配職田地稅百姓永業事雖奉勅處分莫然永有遵憑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赦節文應諸道管內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離死絕具在桑產如無親承佃委本道觀察使於官健中取無庄田有人丁者據多少給復便與公驗任充永業不得令其有力職掌人妄為請射其官健仍借種糧放三年租稅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難窘豈至之流亡將欲招緩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為申奏百姓輸納不辨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正稅減尅料錢只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產業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已後應州縣開成五年已前逃戶並委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村鄉詣實檢勘桑田屋宇仍勒長令切加檢校租田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戶內徵稅有餘即官為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即欲收破至歸復日不須徵理自今年已後二年不歸附者即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驗任為永業其逃戶錢草斛斗等既留使物錢合十分之三已上者並仰於當州使給與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尅正員官吏料錢及管驛使料遞乘作人課等錢仍在本戶歸復日漸復元額

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時暫時東西便被隣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欲斫伐毀拆及願歸復多已蕩盡因致荒廢遂成閑田從今已後如有此色動村鄉老人與所由并隣近等同檢校勘分明分析作狀送縣入案任隣人及無田產人且為佃事與納稅如五年不來復業者使任佃人為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不得輒有毀除斫伐如違犯者據限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不檢校之罪

懿宗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勅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經五年須准承前赦文便為佃主不在論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夏詔曰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仍以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手狀送於本州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或人戶隱欺許令保內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長興二年六月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丁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追頃畝有司者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

九月戊子前鄜州三川縣令竇延圖上利見營田務有元屬田戶一任管係如是後來投務乞行旨絕勅旨允致營田比召浮客若取編戶資柰高規如有係稅之人宜令却還亦應諸道府營田務只許耕無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後若敢違越官吏並投名稅戶重加懲斷

二年二月樞密使奏城南稻田務每年破錢二千七百貫獲地利  
纔及一千六百貫所得不如所亡請改種離田三司使亦請  
罷稻田欲其不利行於諸碾以資變造從之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諸處籍沒田宅並屬戶部除賜功臣外禁  
請射

晉高祖大福三年六月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臣聞國家以務  
農是本勸課為先用廣田疇乃資倉廩臣竊見所在鄉村浮居  
人戶方思墾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於十年樹穀未臻於三項  
似成產業微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作鄉村色役懼其重歛  
畏以嚴刑遂舍所居却思他適覩茲阻隔何以舒蘇既乖撫卹  
之門徒有招携之令伏乞皇帝陛下明示州府特降條流應所  
在無主空閑荒地一任百姓開耕俟及五項已上三年外即許  
縣司量戶科徭如未及五項已上者不在搔擾之限則致荒揅  
漸少賦稅增多非唯下第蒸黎實亦上資邦國從

漢隱帝漢佑三年左補闕淳于希顏上言竊以久不檢田且仍  
舊額不耕稼雖知有勸於農民伏恐不均望三五年中時一通  
括兼以州縣遭水旱處比有新論差使封量不宜便有出剩請  
今後差官能敷元額已不虧官凡出剩求功請不收附所以知  
朝廷愛民之意照物之仁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戊寅朔勅京兆府耀州庄宅一白渠使  
所管庄宅並屬州縣其本務職員節級一切停廢除見管水磴  
及州縣鎮郭下店宅外應有係官桑土屋宇園林車牛動用並

賜見佃人充永業如已有庄田自來被本務或形勢影占令出課利者並勅見佃人為主依例納租條理未盡處委三司區分仍遣刑部員外郎李匪躬專往點檢割屬州縣  
十一月勅廢衛州共城縣稻田務並歸州縣任人佃蔣宜令戶部郎中趙延休往視相度利害及所定租賦聞奏先時三司奏年課無幾官牛瘞死因廢營田故有是命

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乙未詔曰起今後應有逃戶庄田并許人請射豕田供給租稅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園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歸業者其庄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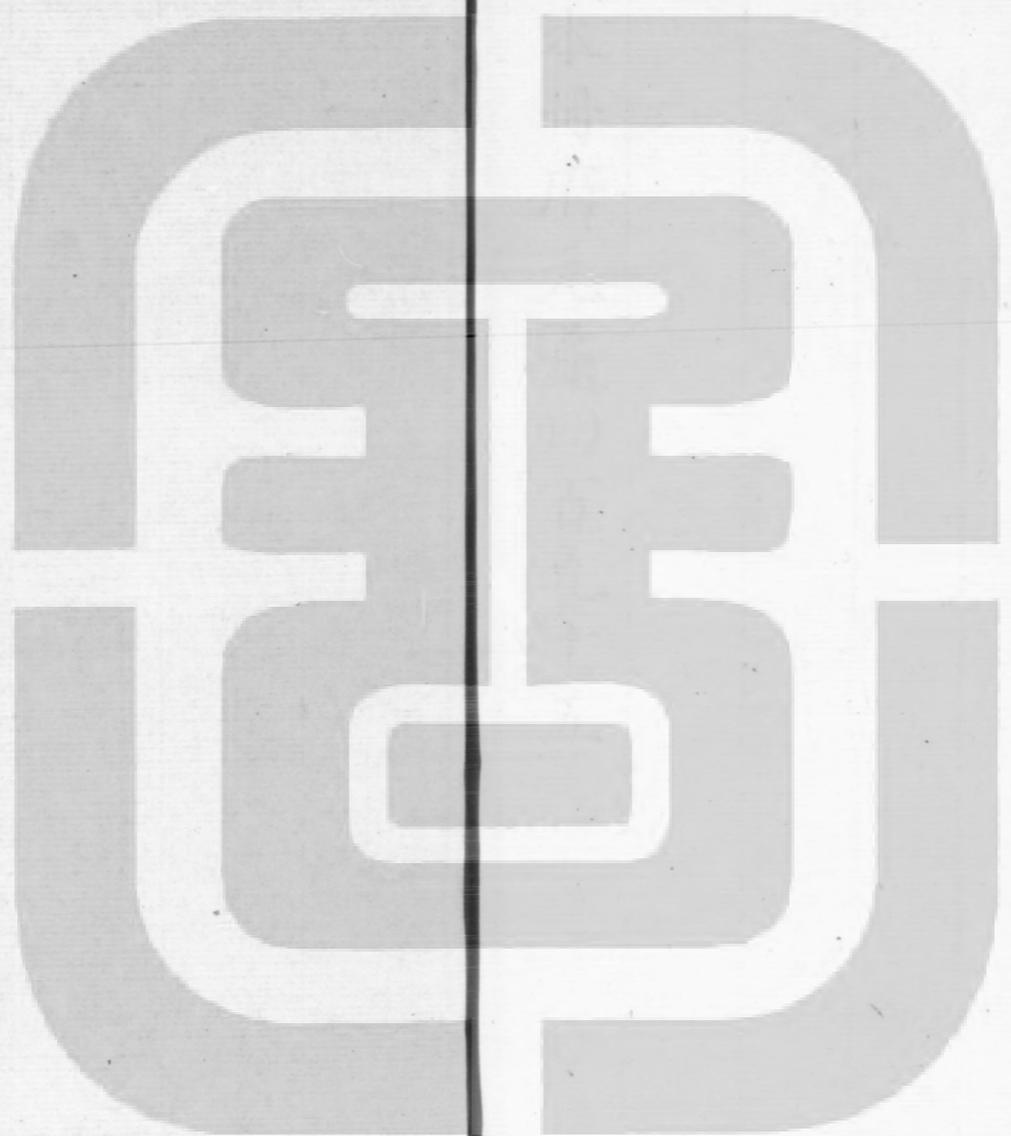
五年八月庚子命殿中侍御史張藹於京城四面按行稻田之地十月庚寅命殿中侍御史張藹於鄭州界制置稻田

是月周世宗因覽唐同州刺史元稹均田之法始議重定天下民租申命纂其法制繕寫為圖遍賜於諸侯詔曰朕以寰宇雖安蒸民未奉當乙夜觀書之際較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裂素成圖直書其事庶公王觀覽觸事經心利於國而便於民無辭條制皆於經而合於道變盡繁變通適宜所冀濟務繫乃勳舊共庇黎元今賜鄉元稹所奏均田圖一而至於可領也

是月賜諸道詔曰朕以干戈既彌寰海漸寧言念恭元務元通濟須議普行均定所貴永適重輕鄉受任方隅深窮理本必能

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  
集事允屬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別勅處  
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於諸州檢定民租明  
臣廻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定墾田一百  
八萬五千八百三十四頃淮南郡縣不在此數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四百九十五



折  
刊  
費

新  
集  
的  
本  
册  
地  
理  
学  
推  
进  
会  
编  
者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地  
理  
学  
推  
进  
会  
编  
者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地  
理  
学  
推  
进  
会  
编  
者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王  
德  
信  
等  
人  
主  
编

